

編清善凌

學士文藝叢刊



第八卷

第七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大東書局郵購處特約

交通 上海 中南 大陸 金城 銀行免費匯款

■內地讀者通訊購書 ■與門市惠顧有同等便利

- 1 匯款人如欲向本局郵購圖書，請用本局特備之匯款用紙填寫，連同款項交貴處五大銀行分支行匯寄。
- 2 江浙兩省，每人每次匯款在一百元以內者，免收匯費。
- 3 除江浙兩省外，其他國內各地，每人每次匯款十元以內者，免收匯費。惟廣東省，東三省，香港，按第四條辦法辦理。
- 4 廣東省，以及東三省，香港，得按當地貨幣市價，折合滬幣，交五大銀行分支行代收匯，亦得免收匯費。
- 5 填用匯款用紙，交於五大銀行收匯，不必另寄信件，兼省郵費，至寄發書報，仍由本局直接辦理，如有缺少或不符等情，均請逕與本局函洽。
- 6 五大銀行為提倡教育文化起見，特與本局約定上項 待辦法，使本局顧客得享此優惠待遇，故此項匯款祇能在本局購配本外版圖書雜誌，或教育用品，不能移作他用。
- 7 此種特備之匯款用紙，請向貴處五大銀行之分支行索取。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敬啓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第 七 八 集 卷 目 錄

圖 畫

- 國畫……着色山水……………馬 滄
- 國畫……山水……………適 湘
- 國畫……着色山水……………潘惠民
- 國畫……山水……………閻夢周
- 國畫……着色花卉……………趙文虎
- 木炭畫……人體寫生……………顧逢濟

書 法

- 草書……………周策縱
- 行書……………張克倫

語體文

荀子的學說.....黃子正

琴聲.....蓓 蕾

意大利之國民「巴理拉」事業.....江蘇教
育學院 胡 翹

歸途.....四川宜
賓中學 廖沛霖

文

四維.....柘皋文學
社 翟宗翰

讀陳祖范書譚半城事.....張育姜

黃山遊記.....安
徽省立 第二師範 汪禮先

遊五公祠記.....瓊
州定安 王仁修

教育與青年之關係論.....青
海省 教育廳 鍾錫九

代鳳竹玉梅祭父首紹南文.....湖
南 郴縣 首聘之

鼎湖山遊記.....張福瓚

語 體 詩

機械述略……………湖南省立第一職校 王學純

楓樹……………裴名元

秋天的早晨……………陶榮傑

獻給雪霏……………高沙樂社 蕭心平

柳纏花雜感……………秦興心潮社 劉劍華

夜……………徐 彥

秋風雨之夜……………河南許昌育德中學 馬祥雲

窗前小坐……………鄧兆綿

南城秋色……………天台中學 周傳雷

別愁……………常德縣中 趙志戍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汪若水

春宵的雨……………謝修邦

集七第 卷八第

目錄

四

雨後……………曹俊傑

小詩……………萍鄉中學 楊樹瑤

壓榨出來的殘音……………王聖琴

詩

郴江秋夜……………湖南郴縣 首聘之

自題菊花軒……………首聘之

思親……………首聘之

花園送春……………首聘之

悼內子王寶錢……………首聘之

述懷……………首聘之

寄朱景初（二首）……………首聘之

吟菊……………首聘之

子房洞……………溆浦朱士林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銀餅山	溱潼末士林
河南山下即景	溱潼朱士林
游大秀山登望湖樓題壁	溱潼朱士林
訪浮邱釣臺爲雨所阻悵然而歸	溱潼朱士林
箏笛浦	溱潼朱士林
冶父山	溱潼朱士林
暮春	廣西鬱林省二高中曾廣俊
二十書懷	安徽省第二中學汪本介
登來雁塔	周策縱
輓史子安先生	馬松聯
還家	徐曙
爲青霞君而作	商務書社黃澄淵
感嘆（二首）	商務書社黃澄淵

贊宋容水墨山水二幅 (在七卷五集美術欄內) 張新三

秋夜 湖北黃梅 柳雲龍

秋夜有懷 湖北黃梅 柳雲龍

中秋夜歸 湖北黃梅 柳雲龍

歸途忘去處 湖北黃梅 柳雲龍

登紫雲峯 湖北黃梅 柳雲龍

路過破額山 湖北黃梅 柳雲龍

重陽感時 湖北黃梅 柳雲龍

小說

深秋 安徽大學 陳以德

打棗 冀縣六師 康俊傑

出走前後 曹端行

風雪交加中的一齣孤村慘劇 安徽省立第二中學 高夢飛

誤青年.....
蚌埠私立張雯澤

晚上.....
无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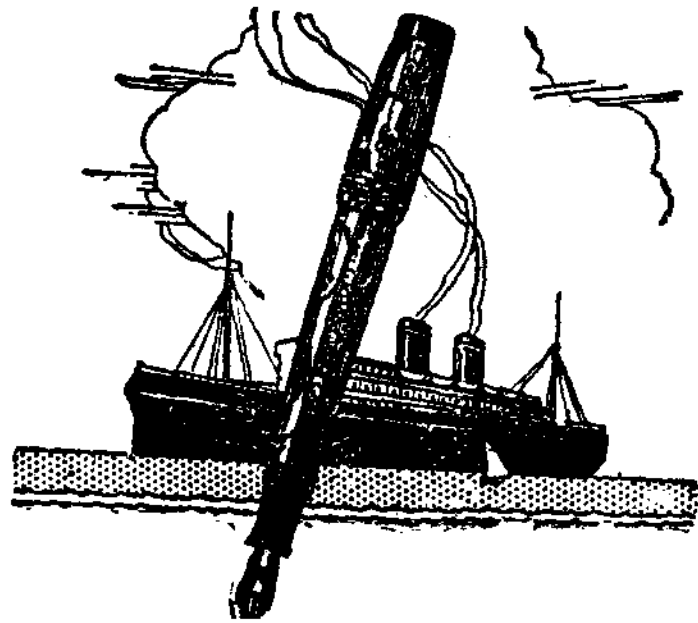
雜 俎

梅傲軒詩話.....
龍世俊

春光書屋聯話.....
范慕常

年齡新測法.....
顧仕義

冤家曲.....
衣萍作歌
聶治安作曲



大東書局發售

各種
自來水筆

花色完備 售價低廉

著名貨品如：「華孚」「新民」「博士」「關勒銘」「派克」「華爾」「勞逸爾」「美最時」「派可」等數十種，本局俱有經售，並可代配一切零件附屬品等，取費相宜。

兼售			
絲金筆練	台筆筆座	活動鉛筆	各牌墨水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



疊嶺晴煙
巖石谷傲花

美原筆





國 畫 着 色 山 水 潘 惠 民



二十三年
秋月
夢閣
畫

(國)

(畫)

(着)

(色)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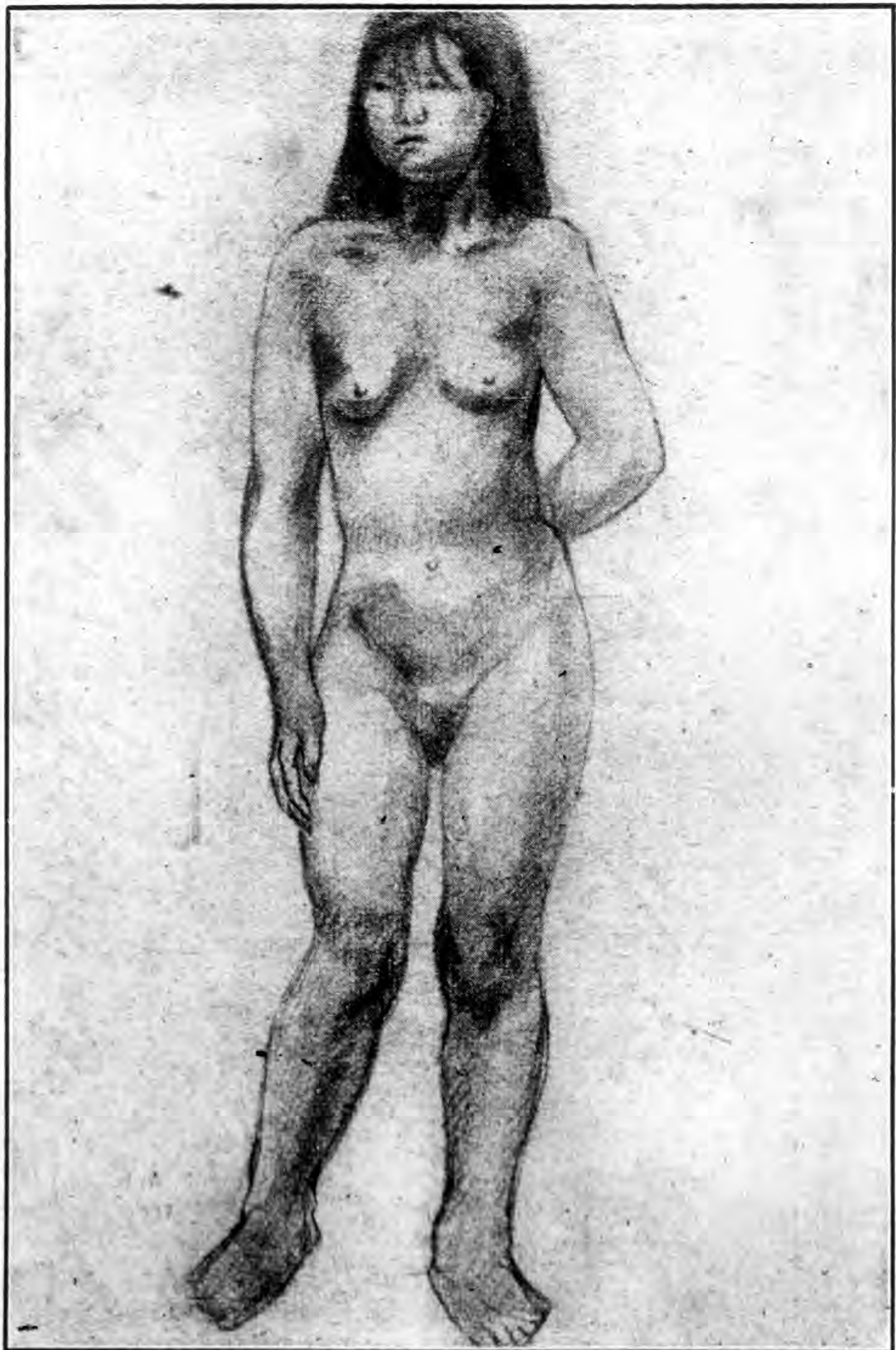
(卉)

趙文虎

紅時橙以春好... 香露... 瑞水佩... 橫富貴... 神仙... 下... 自高... 在先生...
民國... 年... 月... 日... 趙文虎... 畫



木炭畫.....人體寫生.....顧逢濟



縱策周.....書草 } 法 書
倫克張.....書行 }

歎血張氏之采
河山鏖西鼎才

幼琴周策張書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樂大張克倫學業



語

體

文

荀子的學說（讀書記）

黃子正

儒家的學說，可以分做兩大派：一派是孟子，出於曾子的武城派；一派是荀子，出於子夏的西河派；這是世界上人所公認的。——因為這兩大學派，對於儒家的學說上，不但各有極大的勢力；並且在學術上，也各有極大的影響的緣故。——不過關於孟子的學說，自從宋儒把孟子這書，配了論語、中庸、大學等為四書以後，孟子，已可算是讀者必讀的書；他那種學說，當然可說是『世所深知』，大可暫置不說了。現在且讓我把荀子的學說，約略的一一介紹於後。

我們研究各家的學說，不論如何，都應從他的根本觀念上着手，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因為不從他的根本觀念上着手研究，弄到後來，就不能夠得着他的系統的緣

故。那麼荀子的學說，其根本觀念在什麼地方呢？就荀子這書研究起來，要算是關於『性』方面的主張了。他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

荀子這種主張，雖和孟子的說法，很有不同的地方；但在荀子的荀子裏面，却也有那極充足的理由，不是任意瞎說的。我們可看他說：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聲色之好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性惡）

照上面的意思說來，就是我們人類的『性』，本來是屬於『惡』的。如果人人任性，必定要弄得天下大亂。所以他對於孟子的學說，有一段極透澈的批評；現在把他摘錄於下面：

孟子說：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知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

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

這是爲了『性』是『與生俱來』的；和那『學而能，事而成』的『禮義』有先天後天的區別；不能把牠混到一起，認那『學而能，事而成』的『禮義』，是『與生俱來』的『性』。換句話說，就是孟子誤把『學而能，事而成』的『禮義』，當做『與生俱來』的『性』；已經出乎『天之就也』的範圍以外，不在『性』的本身上面了。所以荀子對於『性』的見解，不肯說牠是『善』的，反直截痛快的說牠是『惡』的，但是我們就荀子性惡篇後半段議論，細細的把牠研究起來，却又不能承認他是絕對的主張『性惡』的。何以呢？因爲他雖然把我們人類的『性』，當做『惡』的；而他方面有那主張『化性起偽』的說法。——我們如果能設『偽』，就可以把『性』化做『善』的了。——關於這一層，我們可先看他性惡篇的原文，他的原文是：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於衆者，偽也。

除了上面這一段外，他在王制篇裏也曾說：

性也者，吾所不能爲者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就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王制）

荀子這種說法，可算已經從『性惡』方面，推出『偽』的主張了。我們當然不能強說荀子是絕對的主張『性惡』的。況且他在性惡篇裏面又說：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則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懸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照此說來，荀子的主張『性惡』，不過把我們人類的『性』上，標了一個『惡』字，使我們好十二分的認真去『偽』；原不是『性』這東西，認做絕對是『惡』的

。所以我們可說荀子論『性』的主張，是：一方面認『性』屬『惡』，一方面認『偽』化『惡』。換句話說，就是確認『性』有『善』的可能性，我現在且再把他說法引一段在下面：

曰：聖可積而致，然而不皆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能有能徧行天下者也。……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性惡）

這麼一來，我們更可以明白荀子論『性』的主張，不是把『性』看做絕對是『惡』的。——如其說他是主張『性惡』，不若說他是主張『可善可惡』的，——所以我們說荀子對於『性』的主張，只可說他是把『性』認做『可善』的『惡』啊！現在再進一步，從他這種根本觀念所推出的各種學說，詳詳細細的寫在下面：

甲、關於人生問題的學說

我們看了前面的說法，已經可以決定荀子是一個尊重『人爲』的學者了。所以他對於人生方面的主張，也是把『偽』看得極其重要的。他說：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王制）

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生，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禮論）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以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刻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而起偽。（性惡）

這種推重『人爲』——『偽』即作『人爲』解。——的議論，原來已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必再加細談了。但是荀子的見解，還怕大家迷信自然，把禍福之權，歸諸

上天。所以又從『人爲』上面，勘進一層說：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知迂乎哉。（榮辱）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天論）

他這種說法，就是認定人類的貴賤，都不外乎『人爲』的關係；和那『天命』，是絲毫不相干的。——這種意思，不但在當時，要算是一種『鞭撻入裏』的見解，就是現在中西的有名學者，也跳不出極力推重『人爲』的範圍以外的。所以我們說到『人爲』這一層，真個不得不『五體投地』的佩服荀子哩！——但這推重『人爲』的主張，雖然統是從那『化性起偽』上推來；不過他却另有很重要的根據。關於這種根據，我們可看他在天論篇裏面說：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貳，則天不能禍。……故

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之至人矣。

他在天論篇裏面又說：

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他所舉的這些根據，統統都是針對那推重人爲方面說的，這真可算是『萬古不磨』的『至理名言』了。可是荀子的意思，還不僅是推翻『自然』，主張『人爲』；並且有那『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卓識』咧！如今可先看他的原文——天論篇。——裏面說：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動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失之！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照這一段的議論看起來，足見荀子對於人生方面，確實不僅主張『人爲』，很有那『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想了。後世學者，贊他一聲『前無古人』，確可『當之無愧』咧！所以我們總括起來，荀子對於人生問題方面，就是一方主張打破那『尊重自然』『信仰自然』的學說；一方主張建設那『崇尚人爲』『利用自然』的學說。

乙、關於政治問題的學說

荀子的政治學說，也是建立於『人爲』的基礎上面的；所以他對於政治，極力提倡『人治』。換句話說，就是爲了我們人類的『性』，屬於『惡』方面的；非有那『化性起偽』的聖人，必不能夠治理國家大事的。所以他說：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雖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事之變，足以亂矣。（君道）

君子也者，道治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致士）這兩段意思，都是主張政治，重在『人治』的議論。因為荀子的根本觀念，是把『人性』認做『惡』的；非有那『化性起偽』的人，決不能夠辦理國家的政事的原故。所以他對於『君』之爲『君』，有種嚴格的條件。如今且引兩段到下面，給大家看看：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四者統具，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君道）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正論）

荀子這種議論，就是規定做『君』的種種條件；因為在他的意思，以爲沒有這些

資格的人，就不配做『君』，更不配受人民的尊敬的。所以他又說：

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下非其人也。（富國）

天下無君，諸侯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之以爲君師。……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正

論）

這些說法，都是說『君』之爲『君』，不得其人，便不是『君』；還是拿那人治做根據的。後世學者，不明荀子的意思，往往把他當做一個『尊君』的人，這真是十二分的冤枉咧！——荀子上，『尊君』的話，雖然不少；但我們要把牠當做『尊賢』看，方才可以合著他那『化性起偽』的根本觀念，因爲就荀子全書的大意研究起來，荀子的『尊君』，便是尊那『化性起偽』的人；我們萬不能拿那狹義的『尊君』，極力責備他的。——況且從那『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上面看去，也很有『尊重民意』的傾向，怎樣可以強說他絕對的主張『尊君』呢？我現在

且再摘錄幾段到下面，表白荀子的本意：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王制）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及民生，夫是之謂權險之平。（臣道）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大略）

照這樣看來，我們更可以覺得荀子的『尊君』，確實爲一種『尊賢』的精神；和後世學者主張『尊君』的說法，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任你如何的『吹毛求疵』，都不能夠把後世『尊君』的流毒，一齊推到他的身上去的。況他這種意思，不但可以合著他那『化性起偽』的主張；並且可以進一步，反證那『人爲』的重要。——因爲人能繼續不斷的『偽』，就可得受大家的尊敬。——前前後後，一氣呵成，很可說是『周詳精密』的了不得！至於論到他的政治措拖，大約要算『隆禮』的說法最重要了。——因爲荀子之所謂『禮』，便是他政治上的源泉的緣故。——關於這

『隆禮』的說法，我們可先看他榮辱篇裏面的原文：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乃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老幼之差，智愚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懸祿多寡厚薄之稱。……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除了上面的一段外，他在非相篇裏面又說：

人之所以爲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之所以爲人，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明白荀子之所以『隆禮』，就是爲了我們人類的欲望，由於『與生俱來』，不能不依著『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定出一種『多寡厚薄』的制度來——這種『多寡厚薄』的制度，便是荀子之所謂『禮』——

來，使大家不敢以過度的欲望，侵害旁人的欲望。換句話說，就是使人遵守那制定的『禮』，安著各人的『本分』，所以他在禮論篇裏面說：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_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也者，養。……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曷謂別？曰：貴賤有等，老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

他這說法，就是說明『禮』的起原，完全爲了那『有欲而求』和『有求而爭』；從而通盤籌算，就人類天然的不齊上，還他一個不齊的分際；務要大家不以目前『太侈』的享用，招那社會全部的『屈窮』，很和近世的唯物史觀派的論調相近。不過當我說到此處，還有一層要特別替荀子聲明的，就是近代的一般學者，往往批評荀子所說的『禮』，不該有那『富貴貧賤』的差別。其實我們要曉得荀子之所謂『富貴貧賤』，純粹是從『智愚能不能』上面說的；其立腳點，仍舊針對着那『崇尚

人爲』的觀念，和後儒的說法，確是根本不同。我現在再引他的原文來證明：

請問爲政？曰：資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王公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大夫。（王制）

照這『不能屬於禮義』的『王公大夫之子孫』，必歸之庶人；而那『能屬於禮義』的『庶人之子孫』，一律『歸之卿相大夫』上面看去，我們可以決定荀子所謂『富貴貧賤』的差別，確實是從『智愚能不能』上面說的，和那封建制度下的身分差別，很不相同。況且他這種主張，不但可以『欲不窮物，物不屈乎欲』；就從他那根本觀念的『崇尚人爲』方面說來，也是十分脗合的。所以總括說來，荀子對於政治問題的學說，就是一方面主張打破『法治』，注重『人治』；一方面主張打破『縱欲』注重『隆禮』，統統都是立腳於『化性起偽』上面的。

丙、關於教育問題的學說

儒家之於教育問題，最關重要。雖各派的說法，完全不同；而其認定『教育萬能』，總歸可說是大家一致的。那麼荀子對於教育問題，其主張是那樣的呢？他說：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勸學篇）

這段意思，就是主張『博學』。因為荀子的根本觀念，重在『化性起偽』；倘不『博學』，就不能夠『化性起偽』，變成一個『君子』的。但是荀子之所謂『學』，究竟要如何學呢？關於這一層，且先看他說：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學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勸學篇）

頓步而不休，跛鯨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道雖邇，不行不至；事

雖小，不爲不成。（榮辱篇）

他這種說法，純粹是針對學的方法說的。很和孟子的『擴而充之』的見解，完全不同。因爲荀子的根本觀念，是一種『性惡』的學說，當然要一方主張『積』，一方主張『久』的。換句話說，就是爲了不能『積』，便要弄得『日知其所亡，月忘其所能』；不能『久』，便要得『一暴十寒不可以作巫醫』，統統都達不到『化性起偽』的境地的。所以荀子在他的勸學篇裏面，另有二句極簡潔極精采的說法。他的說法是：

真積力，久則入。

從這兩句話上面看來，我們更加可以明白他是主張如何的學了。但這還是荀子對於『學』的方法方面說的，至於『學』的目的方面，也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關於這層，我們現在可先看他說：

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故君子結於一也。（勸學）

他在儒效篇裏面又說：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他在王制篇裏面也說：

以類行推，以一行萬。

因為在他的意思，以為『學』不求其『一』，不但要弄得雜亂無章，毫沒頭緒；並且那所學的東西，也要弄得『破碎支離』，無從去『推一合十』的。簡單說來，就是『學』不求其『一』，便不能夠有那『以類行推，以一行萬』的功效，更談不到什麼『以一貫之』的地步了。所以荀子對於『學』的方面，主張這『以一行萬』的『一』。現在再把他那主張『全』的說法，寫到下面：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道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故君子貴其全也。（勸學）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內以自亂，外以感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解蔽）

（篇）

這是因爲『學』不得其『全』，勢必舉此漏彼；弄得後來，終歸是『茫無頭緒』的。所以荀子一方面主張『一』，一方面主張『全』，真是周到的了不得。不過上面所說的話，還是關於『學』的方法和目的，對於那『學什麼』的問題，却未提到。現在且讓我就荀子裏面的說法，引給大家看看：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不遵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以戈舂黍，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也。（勸學篇）

禮者：辨治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議兵篇）

故非禮，是無法也。……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修身篇）

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禮者，人道之極也。

(禮論篇)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無禮不寧。(大略篇)

照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荀子是主張『隆禮』了。因為這『禮』之爲『禮』，在他的心目中，是看得極其重要的了不得；和那『禮義』的『禮』，很有不同的地方的。總括他的教育主張，就是主張『隆禮』；並且拿『一』和『全』做目的，『久』和『積』做方法的。

琴聲

蓓·蕾·

這是一個秋天的晚上，九句鐘的時候。

下堂鐘剛好打了，我緩慢地沿着樓梯上去，到了二樓，又向右行上去，過了一道小門，便到曬臺。清風徐徐地拂臉吹來，經過了暖溫的鼻道鑽入肺胞裏，把自修的混濁空氣和炭氣一股腦兒去清了；精神便覺到舒適。皎潔的月亮掛在天空，射

在灰沙的曬臺上，連那黑暗的地方還映得有點清楚；窗上的鐵枝閃爍生光，澎澎，窗葉受了微風的吹而顛動着；沙沙的葉擠聲，和着吱吱的鳴蟲之歌；實是小小的自然音樂會。有點疲倦了，懶洋洋地躺在地上，直望着天上；疏星閃閃生光，月的光洗着我的體軀，我合上了倦眼，是陶醉了，陶醉在月的包圍中。

好奇的心使我睜開了眼球，細細地聽着，是微渺的琴聲，是如泣如訴的琴音。在那裏？在那邊，在那密密的樹葉叢中漏出，高高低低悠揚的送入耳膜。看不到彈的是誰，但可意料是怨婦或是青春的少女；那琴放着如續如斷的音調，是怨婦彈的罷？含着幽怨悲思，是少女彈的罷？蘊着相思自怨的聲調。這樣如悲如泣的琴聲，蕩漾的飄在空裏，震盪了我久不起波的心弦。熱的血沸騰在血管裏，煖的淚擠出了眼眶，點滴的淌到腮旁。當我仰頭望着天上，便由口角流入口腔，不知味道是甜是鹹，總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吧？海外的親愛者，你知不？今夜在這裏悲哀的我。琴聲依然地彈出悲調，聲聲扣上了帶淚的心弦；慈愛的憧憬在眼前迷矇着，但忽的消滅；你們也在想吧？想着爲求學遠離膝下的兒子。彈琴的姑娘：妳知否？引起了別

人愁緒熱淚。妳是舒散滿胸幽怨，盈腹悲憤吧？可是會引起別人的悲哀。莫彈吧！請妳，莫彈這傷心頹廢的哀調；辜負了清朗月夜。然而，我雖默默地說着，她那裏知曉。如怨如訴的音浪仍舊飄飄地打入耳膜，心弦也跟着如續如斷的琴音而震盪。熱的血，煖的淚，震盪的心弦；在沸騰，飄落，顫動；我抽咽了，似小孩子受欺般悲哭，莫明的愁緒輕烟般籠罩着心房。在月的照耀下，伏在邊欄上，悲怨的琴聲和咽聲互對着，是合奏着悲歌。

睡鐘打了，緩慢地循着梯級下去，同是那雙脚，但比往日沈重了，懶洋洋拖着身軀，回到了宿舍躺在牀上；老是覺得慘淡的琴聲在耳腔裏轟着，依稀是如怨如訴如續如斷的聲音。窗葉沙沙的響聲和座鐘的滴得聲互響着：很似在那裏嘆惜一般。

廿四，十一，十七

意大利之國民『巴理拉』事業

胡·翹·

(一) 引言

今日世界上有三個怪傑：一個是蘇俄共黨政府領袖斯大林，一個是德國國社黨領袖希特勒，再一個是意大利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他們雖是三個國家的人，先前並沒有共過事，商過量，而他們在其國所行的政績都不約而同地走向獨裁一條路上去，對外儘量擴展國威，對內儘量提高黨的權力，清化國內一切份子，使之隸屬一黨之下。惟其如此，所以他們對於改造本性的教育事業特別注意，而尤重視青年訓練。蘇俄之新時代教育，其方法之新，開教育史之紀元；德意志青年運動之活躍，亦為世所罕見。意大利之青年訓練，尤為別出心裁。本篇謹將意大利之青年訓練——『國民巴理拉事業』作一系統之介紹，一以見今日青年訓練上之新方法，一以見獨裁者對青年之重視。

請先述其起源，再及其組織目的等而殿以本人之感想。

(一) 『巴理拉』事業之起源

『巴理拉』是什麼？這是要首先知道的，『巴理拉』*Balilla*原來是一少年的名字，少年的名字而成了青年事業的名稱，是有歷史的意義的。原來意大利在六十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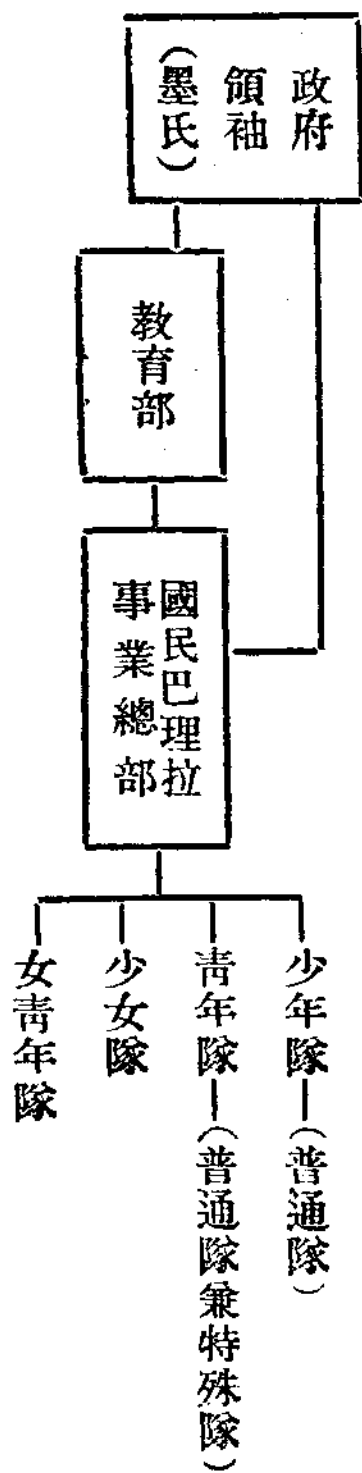
以前，國勢凌夷，西部和北部的邊境都被奧、法佔領，人民在強鄰宰割之下，莫敢誰何。有一次，奧大利駐意北總督，無理欺侮意人，意人稍有反抗，奧督即率兵彈壓，於是意人只是敢怒不敢言，忍痛觀看。當時人羣中忽跑出一少年，自稱爲『巴理拉』，逕向奧督投着一顆石子，大呼爲意大利雪恥。哦！這一擲，這『巴理拉』的一擲！竟頓時喚醒了意大利人的愛國的情緒，斬木揭竿，全國暴動，於是意大利便脫離了強鄰的羈絆而漸趨統一。

這樁可泣可歌的事跡，大大地感動了墨索里尼，爲了希望全國的少年都應有巴理拉的精神，就把『巴理拉』一字來命名青年訓練事業。——『國民巴理拉』事業。

(三) 國民『巴理拉』事業之組織

自從墨氏提倡後，政府便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頒布法令，創立『國民巴理拉事業』。設總部於羅馬，直隸教育部，並受政府領袖——Mussolini——監督。團員分『少年隊』Balilla，『青年隊』Avanguardier，『少女隊』Piccole Italiane，『女隊』Giovanni Italiane；八歲至十四歲的入『少年隊』或『少女隊』；十四歲至

十八歲的入「青年隊」或「女青年隊」。男子的服裝，穿黑短衫，女子的服裝上白下黑。青年隊女子青年隊，加帶領帶一條。現在將其組織系統列下：



(四) 國民「巴理拉」事業之目的

法西斯黨的施政方針，處處在謀黨化，各種建設，無不以黨為依歸。凡有利於黨者，總竭全力以赴之。青年訓練，乃黨中最有意義的政策，故其目的，在一般說來，是以保護並教育青年少年的。分而言之，則男女各有不同的目的：在男子方面，它是在學校以外授以實際的教育，如職業訓練、農工實習、軍事訓練，以造成一個內可以自謀生活，外可以捍衛國家的健全的勇士；在女子方面，它是要訓練成一個

黨治下的典型女子，她必定要高興地爲人服務，爲國家服務，她必安心愉快地服侍其長官，她必定要酷愛『工作卽生命』的工作，要厭惡無意義的虛榮，酷愛優美的事業，她要鍛鍊身體，使有抵抗身體疲勞及不表現痛苦的精神。總之，無論是男是女，它總是要把他或她訓練成一個純粹的犧牲自己服務國家的國民。

(五) 訓練之方法

要完成一個純粹犧牲自己服務國家之人格，當然有其相當的訓練方法。意大利對於這點，尤特別留意。前面說過，它是以訓練青少年受學校以外的實際教育爲主要目的，所以把青少年分成郵、電、衛生、騎馬、水上、自由車、飛行等隊，使習得實際的技能和好勇尙武的精神；同時，又入農場、工廠、軍隊實習，以獲得職業技能。蓋意大利學校制度與他國不同，它是只有半日課的，午前在校上課，午後及晚上即可受職業訓練，所以青少年活動的機會很多。他們的全副精神，也都貫注在書本以外了。因此他們的事業中，我們可以看出幾種重要而值得注意的訓練：

(一) 夏季的野營——意大利天氣酷熱，故學校的暑期較長約二個半月，『巴理拉

事業中，每年即舉行二個月的野營，使青年練習勞動。除練習如前所言郵、電、自由車、騎馬等活動外，還有烹飪、靴工、洋服工等事，均由青年們親自動手。一九三一年參加團員為二十二萬人。

(二)地中海的週航——選拔各地青少年之英俊傑出者週遊地中海，年凡二次，每次團員一千，由專門家率領，其他一切事務由團員擔任。政府猶編地中海週航讀本贈之，教之以通過國外的政治、經濟、歷史等知識，巡遊參觀沿海各海國而歸。

(三)召回僑外青年謁祖——爲了恐怕僑外青年日久而忘祖國起見，每年有二次召其回來參與祖國實況，每次三千人，並有指導者指導其參觀國內各重要地方實況，尤復參與野營生活，若干時日後，復集合於意京，聽墨索里尼訓話後始歸。

(四)『愛國林』——意大利本富森林，嗣以砍伐不時，國內木材之供給，大感缺乏，爲鼓勵青年努力造林，特闢『愛國林』，指導青年實地做造林工作。

他如體育亦特別注重，設 Opera Nazionale Balilla 於羅馬，總理全國體育事宜；並製定法令，全國各村市至少須設體育場一所。體育科目有防衛劍術、擊拳、球戲，並常集各團舉行各種田徑賽，每年又舉行全國運動會一次。此種注重體育之傾向，完全根據其教育名家仇網尼·詹梯兒 Giovanni Gentile『完善之教育制度不僅發展其精神，且應發展其身體』之意旨的。然體育教員不僅注意青年之賽跑等項，尤注意其精神的及道德之修養，故意大利青年都是雄糾糾而又富有禮貌的人。女子除受同等的訓練外（不同受給男子的軍事訓練），猶授以法西斯主義的基本訓練，時常給以愛國的刺激，有時整隊謁覽先烈碑墓，有時放映愛國電影，有時敦請名流演講民族問題，鼓勵民族精神。

（六）經費之來源及專業之現況

由上述各節看來，意大利此種事業之規模，確乎很大，以偌大規模之事業，則所需經費亦必浩大。至其經費何自而來，大約可分三路：（一）政府補助；（二）黨費；（三）贊成會員特別會員及其他會費及捐款。每年由政府補助一百萬『里拉』

(意幣)，黨費、會費、及捐款，每年亦有數百萬『里拉』，據一九二八年七月調查，每年共有經費一千萬『里拉』。至其事業的現況，可簡列之如下：

①『巴理拉』館 七〇(所)

②運動場 三六二

③圖書館 二一八 (藏書三四七九部)

④診療所 一二五

⑤競爭試驗

⑥全國比賽大會

⑦地方比賽大會

⑧展覽會

⑨演講會

⑩講習會 與(九)共二三七五(次)

⑪職業教育設施 二八三

語 體 文

- ③專門科（如電報衛生等事） 八四三（次）
- ④器音聲樂讀誦法講習會 三二七（次）
- ⑤「學校之後」 二五六（次）
- ⑥野營 一六五
- ⑦大會及地方會 二二五
- ⑧定期刊物 一二（種）
- （七）結論

我們知道，意大利自從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進軍羅馬一世怪傑墨索里尼握了政權以後，國內黨權定於一尊，對外儘量謀其發展，如恢復亞得里亞海的政策，及弗德索里等推行之有力的非洲殖民政策，都是向外發展的顯著的事實。此外更努力海上冒險事業，企圖稱霸地中海，以實現新羅馬帝國的迷夢。墨索里尼如瘋如狂地想着便如瘋如狂地幹着。爲其要充分地實現其理想，更做其培植國民的基礎工作，墨氏嘗謂要改造意大利當自兒童始，從此可知其國民『巴理拉』事業之重視，實有

其遠大之目標。此種野心家爲欲擴展帝國主義的勢力而利用青年爲其達到目的之工具，在全人類方面看來，固然是不足取的；可是青年訓練之完成，有左右國家世界之能力，却很明顯地在此顯示了。

同時，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它嚴格的訓練，我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欲其有堅強的人格，可以爲國家社會服務，在放任主義的場合之下是不能得到的；反之，必在嚴肅的情形下，守着嚴厲的紀律，受着嚴格的訓練，過慣其集團的生活，則『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的目的才可達到，尤其是丁此國難嚴重，國家命脈瀕於絕滅之秋，一般國民猶是那樣地弛頹，那樣地逃避現實，沉沉的死氣籠罩了全國，對此『天之嬌子』的青少年們，若不示以國家的大義，曉以本人的責任，迅速地嚴格訓練起來，我恐五年之後，列強便可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地進據中國。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國家訓練青年，除做略侵他人的工具者以外，都是需要的，而且是合理的。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

- (1) 馬宗榮：比較社會教育
- (2) 蕭文哲：法西斯黨及其政治
- (3) 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自傳（董霖與佩萱合譯）
- (4) 董霖佩萱合著：法西斯黨與新意大利
- (5) Howard R. Marraro：New Education in Italy (CunertHistory 並參閱譯本)
- (6) 顏雍譯：意大利法西斯黨下之教育（東方卅卷十四號）
- (7) 文宙：意大利黑衫黨要黨化兒童（東方廿五卷九號）

二十二，十二，六。寫完。

歸途

廖·沛·霖

歸家是一件極愉快而幸福的事，凡是作客他鄉的人，都能感覺得到的。我雖和我的家鄉相別不久，但我離開牠還是第一次，所以我的心頭不免掛着一縷思鄉的情緒。

一日凌晨，薄薄的白雲，在天空浮游着；太陽剛從東方出來，發出淡淡的光，斜掛在一株綠楊的枝梢上，我坐着一隻帆船，向歸家的路途緩緩地航行去。朝日映在活潑的流水中，反射出黃金般燦爛的光輝，風兒吹皺了水面的波紋，浮着幾點明滅的鷗鳥，也很可觀；欸乃的櫓聲，隱約的鶯聲，爲我奏着還鄉的樂曲；草兒穿着新製的油綠色的衣服，在江邊舞蹈着爲我送行；花兒也在這歌舞叢中，伸出她粉紅的頰兒，不住的向我點首道賀；歸途真有一番欣榮的新氣象，不像來時的那樣暗淡無色，時時提起行人別離的情緒。

匪兵快要臨城了，城裏的人都非常恐慌，個個預備遠處逃難，聽說匪徒十分兇殘而橫暴，凡是青年非殺即逼令入夥；所以母親決意教我離開故鄉。我雖然依依的不忍分離，但經幾番的催促，終於和我的母親相別了。

臨走的時候，母親送我出門，我心裏充滿着離愁和淒苦，只說了兩句：「母親！我走了，不知何日才得再見你！」禁不住珍珠般的熱淚，由眼眶裏顆顆的落下來，她這時也非常難過，但還苦笑着安慰我說：「好孩子！不要這樣，這不過是未雨綢

繆的預計，不久平靜了，就可以回來的；你在外面作客，事事更應該放開心些，免得我在家裏擔心啊！」這幾句慈藹而淒酸的話，時時猶隱約在心目中湧現。

現在匪已平了，我還鄉了，不久便可以和我的母親相見了。我想她老人家看見我平安無恙的回去，不知是何等的高興而愉快啊！我高興極了，——噫！——我何以靜靜的沒有動呢！船兒停了嗎？我定神一看，四面都黑鬱鬱的，只覺得一件軟而柔的東西壓在身上，用手一摸，原來是被兒蓋着自己還睡在宿舍的床上。悲啊！夢……唉！……夢……夢……你太惡作劇了，你給我一場悲哀的空幻的歡欣，如今已變作數日魂銷的苦味！

文

四維

翟宗翰

四維者，人道之所賴以立，聖學之所依以昌，國家之所恃以強。亘萬古，包九垓，如日月之照，爛然天地；似飲食於人，不可缺乏。我國數千年來，社會秩序，得以維持而不敝者，四維之力也。時至今日，風俗澆薄，道德淪喪，以正爲愚，以狡爲智，悖謬無義，可爲寒心！非禮義之教，廉恥之說，烏能挽末俗而勵頹風？試引申而言之：

禮、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又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聖賢以禮教人之意，何其深切而明著也。蓋欲使人非禮勿聽，非禮勿視，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而無驕矜惰慢之氣也。奈近世人心不古，放誕之士，舍本逐末，欲廢聖人之禮，滅倫常之紀，創爲不經之說，以欺世而

文

一

盜名，此皆病狂之人，其離禽獸也幾希！

義、孔子曰：「義者宜也，事物之權衡也。」故君子處事，無適無莫，大人言行不必信果，要皆惟義是從耳。夫時有古今，地分中外，而崇義之心，則無古今中外也。人不義，則習欺詐，溺於虛偽，紛紜變幻，以爲得計，以致世道日壞，國勢不振矣。然則爲義之道若何？卽重人輕己，急公忘私，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發乎良心，合乎天理也。

廉、語云：「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故晏子不受邾殿之邑，子罕固辭鄉人之玉，非求名也，蓋恐非分之取，將爲叢怨所集，以致傷廉害身也。竊慨今之居上位者，日夕奔放其利欲之念而不知，醉倒於貨利之場而不醒，橫征暴斂，飽其私囊，卒至身敗名裂，良足哀哉！

恥、朱子云：「知恥則進於聖賢，不知恥則入於禽獸。」人禽之判，卽判於有恥無恥之間，其關係不綦大哉！人能知恥，知奸邪之可恥，而有所不爲；知庸人之可恥，而日求上達。不但此也，一國之內，民德汗下，外患頻生，是國之恥也；苟能知之，則朝夕自思，立圖富強，或可收桑榆之效。昔夫差恥越人殺父，一憤而致勾踐臣僕於吳；勾踐以臣吳爲恥，一憤而成沼吳之功，豈非知恥之明證歟？

由是言之，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誠哉斯言也！我國今日，反古之道，澆薄風俗，至於斯極，長此以往，吾恐不爲印度朝鮮之續者，未之有也！雖然，見兔顧犬，爲未晚也；亡羊補牢，爲未遲也；苟能上下一致，不事空談，知禮義，明廉恥，而轉移風氣，默化頑梗，整飭紀綱，修理倫常，直追唐虞盛世，亦意中事耳。同胞同胞，勿以予言爲河漢也，斯可矣。

讀陳祖范書譚半城事

張育姜

陳祖范書譚半城事。係述譚氏兄弟一持門戶。一營朱頓之術。積有厚資。弟死。以財與姪。其兄因子非克家子。恐其辜負叔父。故代藏之。後遇倭寇侵犯。邑人合資築城以禦。譚氏出費之半。故稱爲譚半城也。

余讀後。覺譚氏兄弟友愛之心。殊不多觀。設非持家營業。互相合作。未必遂能致富。其積有厚資者。亦卽由友愛而來也。返觀今世之人。兄弟相嫉忌。不恤同室操戈。家道之衰。可以逆料。本富者。且莫保其富。未富者。又安望致富乎。

譚氏惟能友愛。而致富。故既富而益行其友愛。厚資畀姪。天倫篤而財利輕也。而爲兄者。不忍

文

以其弟辛勤所得付之兒童輩必求得當以用財爲其弟成非常之美舉是愛弟不以生死渝也。會有禦寇築城事而弟之財用之得當矣。弟之名亦傳之無窮矣。爲兄者竟甘食貧以老真曠世所罕見者也。

四

惟兄弟能友愛故能愛及同邑人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向使天性涼薄弟之財縱不付之兒童輩何妨泰然自奉有急則挾資逃避不顧鄉里乎。究之干戈擾攘安見此財之終爲己有守財虜徒供人訕笑耳。卓哉譚半城也。今世之人多自私自利罔顧公益故道德之心有江河日下之勢也。設有一公益事焉必巧爲推諉專望他人任其責而已則坐享其成其寡情也無足怪也。彼於天倫必多薄德本實先撥安望造福人羣哉。陳氏書此事不徒以義舉諷世亦欲人植基於親親之仁也。

黃山遊記

汪禮先

1, 勳機

曩者余肄業二師習聞黃山之勝名輒欲往一遊而未果。本年春余與張君步南有歙縣之行。

——出席輔導會議，閉會後，以王懷子、葉惟秦二君之提議，以為黃山乃中國之標準山，——語本吳稚暉先生，我輩既來歙，機會難得，豈可虛此一行乎？余與張君為之怦然心動，遂決計相與作黃山之遊，議既定，乃往車站買票，並購得食物數事以行。

2. 歙縣途中

須臾車開，向河西橋經巖寺疾馳而過，沿途景物之接於眼簾者，無異過眼雲煙；一剎那間，已不知去向，車行真風馳電掣不啻也。不意駛抵潛口，天不做美，大雨竟傾盆而下，車為泥淖所阻，速度頓減，有時陷入溝渠，車夫苦之，幾增馬力，猶不能勝。無已，搭客只得舍車而下，從而併力推之，方能駛過，如斯者數次。搭客既感車行之迂緩，又以汽油之薰炙，與車內空氣之惡濁，中人欲嘔，蓋幾幾不能一刻耐！

3. 由湯口入山

抵湯口，時已亭午，下車後，入一旅店，略進茶點。惟時雨猶未止，乃相率冒雨登山，各支以手杖，魚貫而行。遙望始信峰雄拔峻偉，高聳天際，雲霧滿山，若隱若現，而人字瀑布形如匹練，噴沫四濺，潺湲有聲。余等雖在淋雨中行，衣履被襪，為之盡濕，而精神反覺振奮者，蓋勝景移人，所

文
謂黃山煙雨，別有奇趣，有以致之也。

4. 茅蓬庵一帶勝景

山行約四五里許，突見有一精舍點綴於巖阿中者，中國旅行社也。其南則崇樓傑閣，望之如瓊林貝闕者，居士林也。居士林之前有亭三，其二覆於湯池上。池水清瑩秀澈，溫度適中，沐浴其中，清快無比。浴罷，投宿茅蓬庵。夜半，澗濤衝激，萬壑齊鳴，幾疑置身蓬萊，瑤島間，聽暴風疾雨之驟至，不禁悠然遐想，飄乎欲仙也。

5. 由慈光寺至半山寺

次晨，上桃花峯，遍覓丹井不得，（相傳黃帝至該處採藥汲井水煉丹。）遂至慈光寺。入山門，見有猗獮可怖高約二丈之金剛四尊，環列兩旁，據該寺住持云：「慈光廣大冠全山，而僧衆亦列第一位，惜清咸同間燬于兵燹，至今所存者僅正殿一間，旁屋數椽而已，餘均一片瓦礫場。」言下，不勝唏噓。余等參觀該寺所遺留之千人鍋，并稽之山志，益覺僧言信而有徵也。自此以上，步步石磴，路愈險，景愈奇，千巖萬壑，萃爲奇觀，雲霧開闔，氣象萬千，余等攀援崖壁，迤邐而行，迨抵半山寺，已精疲力倦，枵腹雷鳴，乃出牛乳分飲之。顧所謂半山寺者，僅一改建之

精舍，並無寺院，蓋名存而實亡也。

6. 由半山寺至文殊院

由半山寺而上，五老峯巍然在望，兀立雲霄，峯下鑿有『空中問天雞』五大字，仰視峯尖，酷肖雞形，是殆所謂天造地設者耶？依五老峯曲折上行，經小心坡，過天門坎，峯迴路轉，而文殊院在焉。院在玉屏峯下，天都、蓮花兩峯，環峙左右，雄偉絕倫，黃山面目，至此乃軒露無遺，所謂『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者，此也。余等止于院內。晚餐後，淪茗共話，周元吉先生詩興勃發，命院僧心定大師出紙筆書二絕與之，藉留紀念。心定亦以雲霧茶分餉余等，誼殊可感也。夜間，山風怒號，寒氣逼人，爲之寢不成夢。

7. 由文殊院至獅子林

越日破曉，周君等餘勇可賈，咸欲一登天都峯，然卒以山風甚大而未果。乃收拾行李，與心定上人作別。旋過天海，登蓮花峯絕頂，回顧文殊院出沒于雲霧中，斜露一角，宛若仙都。下蓮花峯則爲閻王壁，左依山，右臨壑，懸崖千仞，俯瞰則心驚膽落，是山之絕險處，游人至此，未嘗不爲之心悸也。余乃命隨行之擔夫扶余而行，雖蒙同遊諸君之譏訕，然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迨

過百步雲梯一轉折間，即爲鯨魚洞；洞中僅容一人出入，過此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原，是爲黃山正背面之分野處。由是而至獅子林，一路矮松彌望，道路平坦，無險可言也。

8. 由獅子林經丞相源及九龍瀑布等處下山

獅子林爲一平原，有古刹二，寺僧見余等至，殷勤招待，余等至此，如履平地，幾忘身在山中也。中餐後，請僧爲嚮導，至清涼臺，滿擬登獅子峯以窮勝景；適是時山風陡起，雲霧迷離，未能如願。方欲回步，突聞隆隆聲數起，同人等均以爲太平焦郭二村兵匪激戰之砲聲，不禁相顧失色，慄乎其不可留也！乃飛步下山，雖有丞相源與九龍瀑布之勝景，已無心觀賞矣，惜哉！

9. 遊後感想

總計此遊凡三日，而所得雄奇偉大，與夫變化萬千之印象，要非言語所能形容也。黃山建委會諸君，苟能相形度勢，就其絕險處而施以亭臺之點綴，則天然之美，與人工之美，相形而益彰，是豈特爲中國之標準山而已耶？時爲民國廿四年三月二十日，同遊者：余與省督學周元吉先生，及張步南、王懷予、葉惟素諸君，凡五人。

遊五公祠記

王仁修

余醉心於五公祠之遊久矣，奈爲功課羈身，不得往而一賞。今歲仲春之望，日值星期，吾與同學二三，作春遊之舉焉。是日也，天朗氣清，薰風飄拂，循道緩行，未幾而目的地已達矣。仰見祠室巍峨，上有『五公祠』三字，牆垣黝黑，已爲千百年來之古物矣。拾級而入，中室供東坡之靈牌，兩旁有聯云：『此地能開眼蓋，何人可配眉山。』蓋東坡者宋之才子也，工於詩，因被貶而至於此。折而東，亭中有馬伏波之靈位，及蘇公之書齋，庭中奇花芳草，爭妍競秀，竹木蒼翠，隨風搖洩。齋後有浮粟泉，俗傳爲蘇公之手築也。嗚呼！公去遠矣，而遺跡猶存，觸景生情，不禁有今昔之感焉！上有仙人洞，乃爲無數之猙獰怪石聚壘而成，洞闊數尺，石之奇詭，不可言狀。有如人者，有如獸者，蹲者、立者、笑者，無不具備，其名爲仙人洞者，洵不虛言也。折而西，但見濃蔭匝地，古木參天，翠柳牽絲，紅桃吐豔，鶯聲呢喃，燕語呢喃，樹花修竹，落英繽紛，百卉爭放，濃香馥郁，人行其間，清風徐來，一滌世塵，真不知其身之在何處也。穿茂蔭，登樓閣，上供五公之神主，蓋云『五公祠』者，就以此爲名也。夫五公爲唐宋忠臣，爲國家之中堅，學問可嘉，人格可仰，今見其神主，猶覺凜凜乎有忠烈之概也。樓中懸聯林立，可惜皆已朽腐矣。舉目四望，觸目皆青，隴禾蒼碧，隨風偃鞠，如有意歡迎我者，甘藷蔚然，茂於嶺上。牧童騎牛，頻弄短笛，歌聲

文

靡曼，餘音悠然。農夫荷鋤，優遊自得。青蛙狂嘯，其音嘹亮，樂何如也！時而金烏在山，日薄崦嵫，友曰：「日晚矣，可歸矣。」余輒與友取道而歸。至校後，膳罷，獨坐自修，覺今日之遊，不亞世外桃源，迺爰筆而記之，庶不虛此日之遊也。

附註：五公祠者，琮崖之勝地，距琮城約里許，其地雖近城市，但甚覺清幽，並無半點塵氣，故吾琮之名人墨士，暨外來之客到琮者，終必一遊焉。

教育與青年之關係論

鍾錫九

雲夢之竹，天下之至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湯谿之金，天下之至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青年之與教育，亦猶是也。夫教育者，國家之命脈也；青年者，社會之中堅也；世道之隆替，國運之泰否，人民之文野，邦國之榮瘁，胥以之而為轉移焉。其關係顧不大耶！苟使國家無良好之教育，則其民愚昧無知，而國無可儲之才矣；社會無後起之青年，則舉國老弱衰敗，而國無圖強之具矣；一旦遇旁國之侵陵，其國不足以圖存；遇文明之競進，其民不足以爭強；值茲天競物擇，優勝劣敗之際，其不為公理之淘汰者幾希！試觀歐美之

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其必有所致者矣。

吾以爲青年者，將來社會國家之中堅人物也。其性純潔坦白，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若水然，可以西，固可以東；若木然，可以直，亦可以曲；惟視施教者，扶掖之善與否耳。教之善，則其人智、仁、明、達，見義勇爲，下可以修自己之身心，上可以備國家之緩急，如班超之投筆從戎，立功萬里外，是非性之善也，猶木之從繩而直也。教之不善，則其人奸、鄙、邪、佞，居心已不端，出而應世，則必爲社會之蠹，國家之賊，如華歆之甘心從逆，而爲天下笑，是非性之不善也，亦猶水之日就下也。向使班超無充分之修養，自無報國之決心，華歆無顧金窺輿之鄙，意則無管寧之割席，亦何自而成功立業，附逆喪身也哉！是以孟子之賢，三遷而始爲聖，以仲由之嗔，臨難卽殺身成仁，是孰使之然哉？非教育之力，而能若斯乎！是知教育者，國家興衰存亡之關鍵繫焉，豈特關係於青年而已哉！論者以普之勝法，日之勝俄，咸歸功於教育，豈不信歟！

代鳳竹玉梅祭父首紹南文

首聘之

嗚呼吾父。竟如斯而逝耶。竟一逝而長不返耶。家遭不幸。靈椿遽老。終鮮兄弟。哭吾父僅吾姊

文

一一

妹哭之也。嗚呼痛哉。父年歿於三十九。女鳳竹年十三。玉梅年十一。吾哭吾父。而以青年哭之。天何奪吾父之速耶。人孰無父。父孰不逝。逝之而哭之。此爲子女者之常情也。若吾父壯志未酬。中年遽歿。懷才莫遇。遭際多艱。卒使革命事業。未奏層功。此鳳竹玉梅所以搶地呼天。而爲天下國家痛哭也。願可以常情擬之哉。吾父失怙蚤。惟祖母鄧太孺人是依。稍長。性極慧。讀書能日誦千餘言。爲一時碩彥所稱譽。決其異日必爲偉大器。年十五。留學東洋鐵路專門學校。慨然有大志。遂入同盟會。畢業後。忿滿清專制之毒。與黃興革命於羊城。死者七十二人。父得間。倖免於難。然其志終不懈。是年底。又供職於南京海軍部。參贊戎機。多所規劃。民國之建造。父亦與有力焉。迨袁氏被選爲正式大總統。引用宵小。排斥革命。時宋教仁任農林總長。尤爲袁氏所深忌。父固宋之同志也。密電父赴京商抵制策。比父抵京。而宋已被刺於滬濱。革命偉績。至是遂日愈衰落。吾父亦南北馳驅。浮沉宦海。鬱鬱不得志矣。凡茲情狀。昔父返里。嘗爲母言之。時玉梅年尙幼。已不復記憶。鳳竹雖記憶。亦未知吾父奔走革命之苦也。嗚呼痛哉。民國乙卯年。無祿。吾祖母棄世。父哀毀骨立。祭葬盡禮。服闋後。赴北京。得充株欽鐵路測量委員長。旋歸里。攜眷赴粵。時南北紛爭。兵禍連年。民困莫蘇。吾父被民團選爲策進永久和平會代

表赴滬。協助唐紹儀與北方議和。不意天未厭亂。磋商累月。和議中止。吾父所抱息事寧人主義。竟不獲遂。惜也。嗣民國九年。廣東軍政府成立。孫岑諸總裁。聘父爲民政處處長。翌年回湘。復就洙萍鐵路總務處長。並代理局長。父案牘勞形。日不暇給。公餘回寓。母見形容憔悴。勸其稍逸。父訶曰。天下擾攘。兵無甯歲。吾民苦矣。此何時。尙欲偷安旦夕耶。時不孝女鳳竹等。年已總角。而吾父弧矢未懸。一索之男。尙虛膝下。母每以爲戚。而吾父視之淡然。嘗謂女曰。吾年逾三十。勤勞公家。而事日繁。而憂日集。而體日衰。而精神日疲。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設一旦卒然不諱。庭階之間。靡有兒息。誰繼吾志者。汝雖女也。吾實子視之。當此男女平權時代。汝輩須努力學問。以振家聲。毋令革命事。獨讓鬚眉也。不孝女唯唯聽命。亟勸勿出此不祥之言。抑知疇昔私談。竟成讖語乎。迄今鳳竹肄業福湘中學。玉梅肄業省立二中。回憶誥誡。不敢懈怠。今吾父逝矣。不孝女即使畢業於將來。而九泉難作。縱有造就。亦莫從告慰矣。近年來。吾父自卸膠濟鐵路工程司職後。寄寓北平。一時名流偉人。奇其才。均保薦公爲京漢鐵路局局長。於交通部。然命憎通達。終無發表。自是時局愈形紛亂。吾父以國事憂勞過度。沉疴頓興。遂於民國十六年四月病歿於北平德國醫院。平生清廉自矢。潔己奉公。身逝之後。兩袖清風。囊無

文

集七第 卷八第

文

一四

長物。當此大故。困苦曷可言喻。滿擬移櫬南返。早妥先靈。無奈一門孤寡。寄寓萬里。告貸無門。奉歸乏力。兼之時局不靜。道路阻滯。以致白楊古剝。靈櫬孤懸。此雖勢之所迫。境之使然。而亦女辦理未善。籌措無方。致有此稽延之愆也。不孝之罪。誠擢髮難數矣。吾家自高祖敬岩公以迄吾父。蓋四世矣。累代忠厚。其於慈善公益之舉。靡不踴躍輸將。證諸因果報應之說。吾父固有必得其壽之理也。乃壯年早逝。館舍遽捐。豈造物之無知耶。抑女德鮮福薄。命之所主。不能有其父耶。此女所以柔腸寸斷。百思而不得其解矣。吾父兄弟六。皆中年早逝。諸伯父之子若孫。存者亦寥寥。不孝女風塵跋涉。撫柩歸來。睹門庭冷落。滿目淒涼。愈動思親之念矣。回憶當年。駕言出遊。客邸相伴。道途長隨。午夜一燈。舟車萬里。父之所在。卽女之足跡所在也。迄今形神已逝矣。藐余孤女。孑然寂處。遺像徒存。手澤空在。對影而不見父言。讀禮又不聞父聽。父兮父兮。幽明永隔。除吾夢外。永無見期矣。嗚呼痛哉。吾父奔走革命十餘年。凡所以爲國爲民。可謂鞠躬盡瘁矣。茲者吾母得購牛眠於郴蘇嶺之麓。以葬吾父。蘇嶺天下名山也。昔孫總理葬紫金山。黃蔡二公葬嶽鹿山。今吾父亦歸骨蘇嶺。噫。天殆以此佳壤報施吾父也歟。明日輻車將駕矣。先期爲文以哭之。父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嗚呼。總帳高懸。籩豆羅列。燭淚汪汪。紙灰

飛舞。靈爽不昧。尙其來格而來嘗乎。

民國二十二年夏月聘之成稿於郴縣西塔街陳氏私塾

鼎湖山遊記

張福瓚

乙亥春，余來江門，已將一月矣。一日，友約余遊鼎湖山，余喜甚！遂整行裝，三月廿日下午，由江門乘汽船，翌晨抵羅隱。既登岸，行約三里許，則鼎湖山已在目前矣。比至，稍憩於挹光亭，乃沿途而進，但見林木葱鬱，濃蔭蔽天，鳥鳴上下，花落繽紛，風景誠絕佳也。已而穿寒翠橋，緣澗行，不百步，又過香界橋，望之有亭翼然，蓋半山亭也。有聯云：「相逢大笑下車笠，屏息諸緣入寶山。」從此西行，峯迴路轉，乃循石級曲折而上，約數百級，穿補山亭，有聯云：「到此已無塵半點，上來更有碧千尋。」再進數十武，豁然開朗，則有慶雲寺在焉。於是繞迴廊，入僧舍，前爲大雄寶殿，後爲浮圖香刹，佛相猶存，香煙裊裊，地潔無塵，非常幽靜。吾遊至此，而俗慮爲之頓消！旋出寺外，遙望四山環抱，蒼翠掩映，而此寺祇在山腹耳。復由小路前進，僂僂而行，攀藤而上，及陟其巔，縱目遠眺，窪者、隆者、環者、峙者，奇形怪狀，皆畢現於吾前，洵足以擴充眼界，開拓心

文

文

一六

胸也。少頃，相與下山，至補山亭，乃向左折，路如羊腸，依崖而行，怪石嶙峋，其狀不一，漸聞水聲潺潺，自上而下，行約數百步，至飛水潭，則見飛泉由崖石下瀉，作白練狀，濺沫如珠，散入潭中，清可澈底。余乃濯足清潭，益覺心曠神怡，憂鬱皆忘，其樂洋洋者矣！未幾，夕陽西墜，余與友從容下山，至後瀝墟搭船抵肇慶。翌日，徧遊七星巖諸勝。遊畢，是晚由肇慶搭船而返，廿三日上午已抵江門矣。乃援筆記之，以留鴻爪云。

機械述略

王學純

余自投入職校，瞬屆三載，既病天質之疏劣，復苦科學之分心，求其有得於心者，蓋寥寥也。然坐井觀天，不無一線之光，以管窺豹，不無一得之見，何妨書之於紙上，以供公衆研究焉。竊思機械之爲用，變法無窮，凡製造機械工廠之工作，約分爲七部：木工一也，鑄工二也，鍛工三也，鉗工四也，械機工五也，釘工六也，裝配工七也。但因時間有限，篇幅狹小，茲將機械工分別言之。至于製作之時，因工作物之不同，而所用之機械與工具亦有差異，如車床、刨床、洗床、插床……等是也。詳言之如左：

(A)車床。車床亦名銼床，(俗稱元車)為機械工場最重要之工作機械，其種類頗多。(1)機力車床。以動力運轉，且附有刃物成自動裝置，為普通工場必要之機。(2)車面車床。此車床者，削物品表面時使用之，其構造與機力車床大略相同。(3)車軸車床。車軸車床，以削車軸為主，鐵道工場使用之。(4)多刀車床。此車床者，以刃物數個順次呈切削作用以製作物品者也。(5)模倣車床。此車床者，模倣他型製成同一形式之物品者也。(6)車輪車床。此為削車輪時所用之工作機械也。(7)足踏車床。足踏車床，藉人足之力以運動之車床者也。其構造雖與機力車床略同，然不能製精密之物品，斯其所短耳。

車床又分英式車床，美式車床……之別，然其作用完全一致。其主要部可分床台，床鞍，握心台，及受心台四大部。能作圓削，剗大車平，車絲……等工作是也。凡欲車光之物，刀口不宜過尖，車速宜大，削速宜緩，深度宜淺，庶物光而無噎矣。車後以細銼光之，砂布擦之，乃可。車粗物時，深度宜加，車速削速均宜減低，於是時間經濟，動力減少，工具耐用。車絲時，刀之角度，務與所需者一致，不可稍差，故刀具之修改，及車時之正確，均不可忽視，否則所成之絲，難于合用，縱能套入，亦不能耐久也。此外有種種特殊工作，如削圓，挖孔……等是也。

(B)鑽床：鑽床者，為機械工場及鍋爐釘造廠必要之工具，其種類有：(1)桌上鑽床，(2)壁上鑽床，(3)圓柱形鑽床，(4)臂形鑽床，(5)多錐鑽床五種。其種類繁多，因施工目的而異。凡欲鑽孔之時，錐之中心必令置于所作物之中心線上，如待鑽孔之處，苟有氣孔等，必先填補，而後行之，遇鑽半圓之時，最好以兩塊合之，而後施工。鑽床使用之錐，大別可分為平錐、螺旋錐……種種。鑽眼之時，孔中之屑滓不能自然排出，須將平錐取出孔外，以去其滓，但有空費時間之弊。平錐所鑽之眼不一致。以上所述，為平錐之缺點，惟遇硬鋼及冷硬鑄鐵之類，或有銹皮及砂之鑄物孔則用平錐較宜。其他用螺旋錐可也。螺旋錐所刻之刃溝，一則藉以排洩鐵屑滓之通路，一則藉以供刮取內層之削力，因所附刃溝與錐之強度關係甚大，故刃溝之深度，自錐尖以至錐材，須漸次減淺，庶錐之強度益大。螺旋錐之刃溝通常用洗床以削成，然亦有滾子以輾成者。此外光眼鑽、挾口刮鑽、空洞刮鑽……等，亦甚重要。有時鑽床可代洗床，故無論大小工場，此機皆不可少也。

(C)刨床：刨床分直刨床、橫刨床二種，直刨床亦名平刨床，為刨平長大平面時使用之機母也。橫刨床亦名牛頭刨床，用以刮削狹小之平面及傾斜面與狀面之機母是也。今就牛頭刨

床言之：其作用，係將工作物固定于床面，刨刀往復運動。械機工場所用的橫刨床有二：（一）柱形橫刨床；（二）複動橫刨床。二者皆藉塔輪以傳達動力，將以下端為支點之桿左右搖擺而牽牛頭為往復運動；當工作物短時，運動距離宜縮短，速度可增，若刨長平面，速度不可過快，否則械機受損，刨物起凸凹之弊，是宜注意者也。直刨床亦大同小異，茲不贅述。

（D）插床及洗床：插床亦名縱削機，專用以削平工作物之直立平面者也，然亦有時用以切削大齒輪之齒形。此床小工場少有，茲不詳述。洗床者，係將洗刀回轉而行最精密之切削工作之機也。分平面洗床，垂直軸洗床，樣板洗牀……等，其可洗成各種異形之齒輪、螺旋錐……等，洗刀宜銳，裝置正確，否則所洗之工作物不正確。尤其指數板既分之後，扇形板旋轉時，須遵一定方向迴轉，庶工作物不致紛亂，而易成功也。故插牀可省，而洗牀為必要之機械。除上述外，他如刮牀等種種專門機械尚多，不及備載。總之，凡工作物之造成，雖由機械，然必心靈手活而後方可達到目的焉。

一九三五四月于長沙老照壁。

辭

典

字

典

本局出版各種辭典字典，均以適應讀者實用為主旨，行銷以來，備受歡迎，法律大辭典之刊行，尤為學術界重要之貢獻，參考應用，不可不備。

學生辭典

張廷華等編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一元
縮本六角

本書根據小學及初中學生應用之程度而編，以「國文」「史地」「自然」「社會」「衛生」「數學」「公民」等各科單詞及複詞，作明白之詮釋，遇有較難之處，則舉例以明之，並註其出處，遇有關係之處，則附以英語，以資參證，備此一書，對於求解作文，自可得不少之臂助。

詳註

解 學生新字典

精裝九角
平裝六角

實用學生新字典

張廷華等 三角

中華新字彙

張廷華等 二角

法律大辭典

汪翰章等 八角

大東英漢學生新字典

沈彬 八角五分

新生活英漢小字典

沈彬 八角五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語

體

詩

□ 楓樹

裴名元

楓樹，楓樹，
爲什麼在這裏蕭蕭地哭着，
是否可惡的北風，把你侵凌得脂盡血
枯。

楓樹，楓樹，
你不要這樣哭着，你要反省你自身，看
看別樹：

柏樹爲何有那樣青翠，松樹爲何有那樣
綠縟，

語 體 詩

這不是他們的真節高超？
楓樹！你要免北風一遭，
你要涵養你的品性，
砥礪你的節操啊！

□ 秋天的早晨

陶榮傑

四野白茫茫地籠罩着煙霧，
初升的朝陽，
映照着樹葉上晶瑩的水珠；
燦燦地發出閃爍的光輝。
當空的電話線上，

一

語體詩

懸掛着透明的晶瑩的露珠。

山上隱約地顯明了，

薄霧漸漸地消除。

山上有許多白的紅的花兒，

都點綴着潔白的閃爍的眩目金珠。

獻給雪霏

蕭心平

一

窗簾垂青，

長伴般般，

感謝你一春深情；

祝你此去平安，

明年春風廣惠的時令，

你的朋友無恙！

二

再同享月白風清。

二

幽蘭啊！

你是高逸的隱士嗎？

爲了你的清芬郁馥，

遊人們要追尋你的芳踪了。

三

桃花又一度地開謝了，

美人啊！

珍惜你的青春吧！

四

平湖是面偉大的明鏡，

能否照澈你我的心呢？

五

又是黃昏，

夕陽惺惺惜別，

「朋友！努力！

這是一天最晚的時光了。」

六

秋蟲！

你爲世事鳴不平嗎？

宇宙已經黑暗啊！

公理却早睡熟了。

七

籬畔黃花，

得着時代的冠冕，

語 體 詩

伊勝利的微笑了。

一九三五，秋，于蓼洲。

□ 柳纏花雜感

劉劍華

一

槍呀！

遇到危險的境地，

可以仗你來保護。

但同時：——

受保護人的生命亦可斷送於你！

二

靜默是何等的神祕，

憑你什麼人都不能知曉；

所知道的啊！

三

祇有我自己。

三

唉！

上帝啊！！

你太不公平了！！

同是你頒發下的人類，

爲什麼偏要分出美醜的區別？

美的咧——到處使人稱羨，

醜的咧——到處使人憎厭。

四

子規！

抑制了你的哀啼吧？

因爲遊子底心已片片地碎了！

五

萬惡的金錢呵！

你一生的罪惡；

可說：

『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揚東海之波濯惡難盡』了！

六

無情的火花，

你真忍心，

將我播弄到這般田地！

七

晨雞啊！

你放大了喉嚨儘量地啼吧，

啼！……啼！……啼！……

喚起了那些『迷夢不悟』的人們。

八

假使鮮紅的玫瑰，

沒有黛綠的嫩葉襯托住；

就覺得太單調了吧？

九

失戀的人兒呵！

你太癡迷了，

——她的心本是出賣的啣！

你沒有了金錢；

又怎得買得她底一顆：

——熱情的心。

語 體 詩

十

我詛咒智慧，

因為智慧給了我不少的煩惱。

於沛縣教局。

□ 夜

徐 彥

夕陽忽忽地向西匿去，

夜之神又漸漸地奔來，

廣漠無邊的荒野，

迷漫着如銀的月色。

哦！夜是如此的沉默，

盼不到天明，

漫漫的長夜呀！寂靜，冥黑。

五

□秋風雨之夜

馬祥雲

悶心愁腸，怎當你苦雨淒風，
多感多病，怎當你頃國頃城，
落葉落花，隨秋風雨而飄零，
你的芳心呀，欲捉摸而無蹤。

雨夜的淒涼呀，是何等沉重，
不寐的人兒呀，獨對着孤燈，
思前想後，盡都是虛空幻影，
提起筆來，止不住兩眶晶瑩！

無限憂鬱充滿在我的心房中，
使我不能再尋那甜蜜的夢境！

童年的幸福呀，已是消逝的泡影！

此後的身世，將如殘敗的落葉飄零！飄

零！

——一九三五，九，二一，夜。

□窗前小坐

鄧兆綿

鎮日無聊，

握着卷沫若詩篇，

靠近窗前小坐，

藉此略舒鬱悶的心情。

縱目所觀——

一雙雙的燕子，

逐尾穿梭，

在那禿柳林中。

哦，秋深了！

我病中的伴侶，

又將呼伴南遷，

嘆此後寂寞時光，

又有誰兒伴度？

□ 南城秋色

一片汪洋的田野，

茫茫無邊；

枯草叢叢，紅葉飄飄；

那自西東去的流水，

滿映金黃的彩色！

不時由微風中飄來片片黃葉。

周傳雷

陣陣鴻雁，

與蔽日蘆花；

蕭殺逼人的秋風，

似在報告深秋已老。

□ 別愁

雖然是漫漫地行着，

可是呵，

我的心！被火燒着的心，急急的

怦跳！

趙志戌

心底裏——絕對想表現出一點笑

容，

可是呵，

語體詩

我的力，不能征服我的面，面祇
是悲慘！

最後的一聲——保重，再會！

可是呵，

還有的——硬在喉，藏在心頭，

神祕可愛！

我轉過了頭，勇敢的放開大步，

可是呵，

我沒有回頭，不能回頭，不敢回
頭！

八，十一，午後。

八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汪若水

那是一道悠悠的古河之濱：

冷露濕了灰色的草原，

黑空中閃耀着半明的閃電，

波浪裏浮蕩着濃臃的雲天，

風是淒涼，光是黯淡，

寂寞的江濱罩着一層紗般的烟。

我們見不到飄緲的岸邊，

却看到滿壩枯體的斷足殘身！

可怕的白骨零星，

可怕的燐光點點，

我們聽到咽鳴的啜泣，

我們聽到唧唧的語聲。

更有那鐵馬金戈的奔騰，

激昂慷慨的殺敵陷陣，

嘶嘶的戰馬長號，

悲壯的軍樂齊鳴！

這白骨是春閨裏癡心女的靈魂，

這白骨是春閨夢裏的歸宿之墳，

它們湮沒在荒草裏，

有着寒風烈日的殘忍！

只有長夜的安慰，

看星斗縱橫，

春閨夢裏的白骨啊！

語
體
詩

寒沙落日，

漫草荒烟。

□ 春宵的雨

寂寞底樓頭，

彷彿，

渺茫底蛙聲傳到。

蕉雨濛濛，

把我底心靈濕透！

模糊的庭園，

蕉葉吻着雨珠，

春風擁着柳絲。

那兒，那兒——

憶及伊人，

徬徨未已！

□ 雨夜

曹俊傑

唉！簷際的雨滴如愁人的哭泣，
淅淅瀝瀝的透入了我的心懷，
西風吹來，帶來了昔日的悲哀，
唉！這寂寥的雨夜呀！我何能奈！

雲際飛過的宵征之雁，請勿再唱出那淒

苦之哀歌，

因為在這苦雨的夜裏呀！

萬種的悲哀，已把我的胸懷燒破！

□ 小詩

楊樹瑤

地球循環地轉着，

我們的日子也隨之而消逝了！

赤裸裸來的，

轉瞬又將赤裸裸的回去。

愚笨的人們呵，

你們何苦還要自私自利！

□ 壓榨出來的殘音

王聖琴

哼！你自以為天下惟獨你大，

惟獨你強，

惟獨你富，

那麼你的勢力可以說是壓倒一切了，

然而我看人間任何人恐怕誰也不如你壞

吧！？

詩

○ 邨江秋夜

白露橫江逼素秋。東山月上夕陽收。悠揚玉笛沿江散。冷落丹楓逐水流。數點漁燈明古岸。幾番雁陣下寒洲。江天夜景留誰賞。氣候先驚旅客眸。

首聘之

○ 自題菊花軒（七絕二首）

閒軒靜掃樂陶然。獨自憑欄九月天。三徑園中無客到。苔痕綠到菊花前。衡門底事漫棲遲。愛菊高吟歸去辭。世亂年荒知己少。無才辜負少年時。

首聘之

○ 思親

高堂一別已經年。遊子他鄉別有天。愛日堪親年已晚。浮雲靡定事頻牽。顯揚未遂千程志。定省空憑五色箋。罔極深恩非易報。故園翹首淚潸然。

首聘之

詩

一

詩

二

◎花園送春

落紅遍地強登臺。滿目淒涼倦眼開。惜別還思成再會。明年早早送春來。

首聘之

◎悼內子王寶錢（七絕四首）

首聘之

卿病纏綿我未知。我歸卿逝已歸遲。豈期繡閣分離日。就是夫妻永訣時。
錦衾不暖覆牙牀。房外嚴霜房內涼。乍醒小兒啼向我。誤將親父喚親娘。
欲向妝臺再見難。音容渺渺粉痕殘。瑤琴檢點空留淚。手撫斷絃不復彈。
不信泉臺喚不醒。招魂月夜路幽冥。營齋營奠卿知否。自寫哀章告爾靈。

◎述懷（五絕二首）

首聘之

問世豈無志。感時空有情。如何當少壯。猶自困書城。
窗下十年苦。胸中萬卷藏。功名雖未就。著述已盈牀。

◎寄朱景初

首聘之

相別相思月幾圓。停雲遠望倍悽然。依人尙自壓金線。作客伊誰潤硯田。
剪燭西窗期後會。開筵東道續前緣。江山路遠魚書少。搔首臨風盼錦箋。

○又

青山綠水碧如筠。夙仰瑤林無俗塵。骨格羨君多逸氣。文章愧我少精神。滿樑落月爲誰照。千里停雲且自親。寄到新詩真個妙。好教舊雨也知津。

○吟菊（七絕二首）

首聘之

開向秋山晚節多。不同桃李放春坡。分明一樣凌霜骨。人比黃花傲若何。籬後籬前日往來。風霜底事步山隈。黃花攜得三秋色。獨向寒門着意開。

○子房洞

朱士林

洞在桃花嶺下。與散兵山相近。有碑臥苔蘚中。題曰除滅暴秦。力報韓仇。此地亡楚。帷幄運籌。解組求退。從至人游。餘字多模糊不可辨。世傳漢滅楚時。子房寓此辟穀。復仇本爲存韓祚。六國銷沈借箸中。躡足三齊輸北闕。關心四皓定東宮。興邦妙策傳黃石。宦海驚波訪赤松。洞口桃花羞不語。當年故主泣秋風。

○銀餅山

朱士林

山下有白牡丹。高可數丈。生於石谷之上。谷下有呂仙洞。供呂仙像。洞內有石床。石櫬。石

詩

三

詩

橋之下。水聲潺潺。深不可測。又有石臼。相傳爲呂仙搗藥處。每逢花開時。巢無兩邑侯均命駕。借以占年歲之豐歉。蓋朵數多則主水。少則主旱。四朵五朵。其年必大獲。歷驗不爽。咸稱爲神品云。

四

可羨斯民樂未央。年年生計問花王。邑侯相約開芳宴。仙子偕臨護國香。高尙難攀惟仰止。風姿絕俗越尋常。洞中幽靜塵氛少。我願黃冠老此鄉。

◎河南山下卽景

如城如壘萬山中。不近喧闐百慮空。撲地茅廬三五處。自成村落葛天風。亂石欹斜疊短牆。雨餘景色倍尋常。山松滴翠烟籠柳。風送黃花一縷香。

◎游大秀山登望湖樓題壁

朱士林

大秀峯頭秀可殫。俯觀山下萬重山。清心古井深千尺。放眼焦湖水一灣。坐久白雲籠兩袖。行紆翠黛壓雙鬟。亂松影裏多仙草。歸奉高堂駐壽顏。

◎訪浮邱釣臺爲雨所阻悵然而歸

朱士林

釣臺在濡須。聞爲李浮邱公釣魚處。三面石崖。嶙峋森列。臨河一大石如棋枰。方廣平整。

有跡如釣竿。及踞坐。形深可寸許。宋人鑄浮邱釣石四字於上。又聞浮邱公服黃精二十年。道成。白日昇天。圖經云。黃帝與浮邱仙人煉丹於黃山。徑曲苔痕厚。峯回溪水清。問途頻勒馬。出谷看遷鶯。細雨滿身濕。濃雲四面生。浮邱不可見。何處覓黃精。

◎ 箏笛浦

朱士林

相傳曹操溺妓舟於此。漁人常夜聞箏笛聲。賣履分香費。苦思奸雄亦有盡。頭時花鬢夜靜沈。波底銅雀春深罷。宴遲箏笛久闌漁。父耳芳魂應恨老。瞞癡畢生已是無遺策。到死如何尙抱疑。

◎ 冶父山

朱士林

舊傳爲歐冶子鑄劍處。又云。山比衆山特尊。故稱野父。不知孰是。三百六十峯。冶父獨稱長。千莫化龍飛。稽古勞人想。

◎ 暮春

曾廣俊

連夜風聲帶雨頻。落花時節暗傷神。子規泣血呼春去。知否憑欄有旅人。

詩

五

詩

六

◎二十書懷

汪本介

荏苒流光逝水同。茫茫身世感飄蓬。何當一遂凌霄志。萬里長催破浪風。
獨立蒼茫愧壯年。風塵憔悴祖先鞭。蠅蟻家國難回首。大陸沈淪孰仔肩。

◎登來雁塔

周策縱

荒林老屋振秋聲。登眺何堪短笛橫。北直蟲沙留戰壘。南來烟雨鎖層城。
鄉雲盡處遊心倦。塞雁歸時去客驚。磊落情懷蕭瑟地。夕陽影裏怕題名。
飄零書劍惜王孫。是我憑高一斷魂。烟霧淡籠天外樹。芙蓉斜映水邊村。
詩題雁塔皆鄉思。浪湧湘江半淚痕。把酒醉酣歸去晚。蒼茫野色已黃昏。

◎晚史子安先生

馬松聯

滬江數載契苔岑。世事縱論意氣深。從此幽明成異路。高山流水失知音。
嗟君仙去太匆匆。撒子拋妻半道中。雖說浮生原是幻。應憐親老慢歸空。

◎還家

徐曙

骨肉飄萍獨返家。

平疇千里絕桑麻。
雉飛梁上兔竇入。
猿啼淚落猶聞笳。

◎爲青霞君而作

花落春殘三月天。葬花韻事憶當年。多情畢竟爲情誤。到死春蠶絲尙纏。
天荒地老恨難消。誓約他生願尙遙。最是相思愁不了。合歡頻夢月明宵。
煉石未能補恨天。從今莫看並頭蓮。由來禮教誤人甚。空負雙栖一段緣。
相思相慕久心傾。說是多情却少情。搗盡元霜終失望。藍橋無計會雲英。
造物不仁劇可憐。置君身入奈何天。春風秋雨多傷景。月夕花晨總黯然。
今古多情一樣悲。傷今弔古寫愁詩。揚州一覺十年夢。事到悟時悔已遲。

◎感嘆

廿四韶華轉眼過。客中歲月嘆蹉跎。未酬壯志心方恨。辜負青春愁更多。

◎又

黃澄淵

詩

七

黃澄淵

黃澄淵

詩

八

作客蠻荒地。羈留又一年。囊中無所有。幾首愁吟篇。

○贊宋睿水墨山水二幅（畫在七卷五號美術欄內）

張新三

參天喬木色葱蘢。怪石嵯峨碧蘚封。縱使樵人探絕境。也難深入白雲峯。
遠山隱隱隔烟塵。霧鬢雲鬟辨不真。惟有畫家工點綴。墨痕深淺色清新。

○秋夜

柳雲龍

萬籟聲沉寂。惟聞宿鳥喃。順風催夜渡。明月送歸帆。霜至菊猶傲。林疎松獨繁。溶溶深夜靜。露氣一何嚴。

○秋夜有懷

柳雲龍

入園懷舊事。風來苦思君。蟲集花間語。波狂水上聞。霜鴻聲一一。書雁話紛紛。遙隔關山遠。蕭然共此心。

○中秋夜歸

柳雲龍

華光橫萬里。午夜最分明。雲淨天宮現。浪微水面平。鼓樓高處擊。巢鶴夢中驚。攜月歸蓬舍。羣雞迭唱鳴。

◎歸途忘去處

柳雲龍

極目雲縹緲。將悲萬里秋。山河深寂寂。鷗鷺永悠悠。艇小橫天外。笳孤曳渡頭。歸途忘處去。悵望倚扁舟。

◎登紫雲峯

柳雲龍

山高明月小。風急水流長。積雪三春化。登峯午夜涼。臨池天色淡。看石晚花香。雲天飛回合。禪師古道場。

◎路過破額山

柳雲龍

破額聳雲間。相傳莫記年。山形迴抱合。石狀鯽魚眠。明月浮雲外。流水碧玉邊。鳳凰身噴火。獅子鼻生煙。古柏陰何大。蒼松日翳天。我欲乘雲去。還觀洗筆泉。空鳥鳴皋過。意態似飛仙。興盡持香進。深深拜佛前。

◎重陽感時

柳雲龍

百戰征人老。淒涼壯士廬。獨來登頂上。遙憶採茱萸。雲翳疑帆遠。風清覺世虛。那堪東北道。雁報虎狼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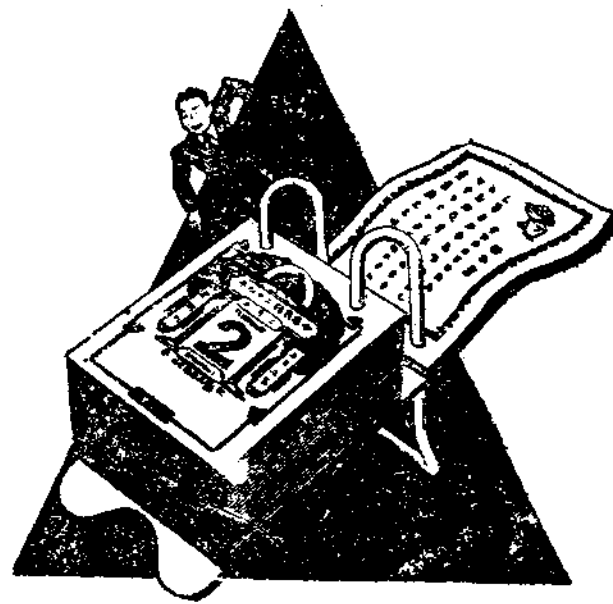
詩

大東書局出版

案頭日曆

「底座」輕金
屬製造，富銀
光燦爛，富
麗絕俗，道
「曆心」道林
紙精印，色
彩和諧，圖
案新穎。

連座每只八角曆心四角



常識日曆

春之栽花，夏之驅蟲，衣服洗滌，用具保存，及烹飪飲食等三百餘則，依時分配，最便檢查。

家庭日曆

逐日刊載有關家庭的至理名言，作新家庭的良好楷模，備此一份，家庭中必增進無窮幸福。

衛生日曆

衛生要旨，疾病預防，關於嬰孩，關於老年，關於青年男女，俱有愷切詳盡之指導。

快活日曆

每日有一個新穎的笑話，使讀者解頤，隨時瀏覽，自然笑口常開，消愁排悶，無上妙品。

小

說

□深秋

陳·以·德·

——想起了K先生——

我和K的認識，是在五年前的深秋。

那是一個夜影淒迷的黃昏。平和我兩個人，從學校裏吃過晚飯出來，在幾盞稀疏的街燈發出來的清冷的幽光裏，拖着兩條灰色的影子，向着城東邊的N街，不丁地走着。

到了N街中段的L旅館門口，我們從那裏進去了。平引着我筆直地向着三層樓上走去；在一個門楣旁掛着一塊第三十八號的木牌的房門上，他輕輕地叩了兩下，門便開了，我們也就走了進去。房裏只有一個十歲左右的活潑伶俐的小孩，向我們

親切地招呼着。我們坐下來以後，房的中間那張方桌上一個正在燃燒得紅光四射，並且潑刺刺地響着的汽油爐，却引起我對於這位沒有見過面的主人發生不少的奇異有趣的幻想。

當我剛剛走進這些幻想裏面去的時候，門忽然嘩地一響，從外面投進一個矮小精壯，大約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的身體來：他的一雙手，正捧着一堆洗淨了的青蔥蔥的白菜。

『這是C！』平站了起來，指着我向他介紹說。

『唔，』從平的第二句介紹裏，我知道了他正是我現在的幻想和期待中的主人公——K先生。

我凝定地向他望了一下，他那方闊微突的鬍鬚，板滯而黧黑；額上却嵌着一雙閃灼灼的靈光的瞳孔，使人一看，馬上便知道是一個富有熱力的生命執着者。他上身穿了一件由白色轉成黯灰色的反領襯衫，外面套了一件紫紅色的絨繩短褂。領下那根黑色的領結，大概因為摸捏的時間太久的關係，污垢堆在上面，竟發着黯黯的

亮光。他的下身穿着一條鼻烟色的西裝褲，兩邊插手的袋口，都已經有了很大的裂縫；而且在裂縫裏，顯出汗黑的樣子。褲管的下緣，靠腳後跟的地方，塗着一層灰黃色的泥土，和他脚上穿的那雙堆滿了污灰的半破的黃皮鞋，恰恰地成了一個很諧和的，很調適的對照。

他招呼我們坐下，並且在各人面前倒了一杯開水以後，便回到桌子邊，一面不住地調理着汽油爐上烹煮着的那鍋麪，一面却慢吞吞地和我們談着話。

從他的嘴裏，我知道了他這次來到這裏，除了他自己以外，還有一個同伴，和這一個活潑的小朋友。——那個同伴，是住在隔壁的房間裏。他們每天的飯食，都是由他一個人親自動手來做的。

『我習慣了，一點也不覺得麻煩，而且還覺得有趣味啦！』在他這樣答覆着我的時候，他微笑地搖了一搖頭，然後把他手裏那根短得幾乎可以燒到手指邊的香烟頭，送到嘴角，縮起頸子來貪婪地深吸了一口，於是才伸出了那只粗壯結實的手，把牠扔到地上去。接着，他連忙便又倒了一杯開水，加到那熱氣騰騰的麵鍋裏去

了。

在他那熟練的調理中，鍋裏的麵已經煮好了。他輕輕呼喚了一下，從隔壁房裏走進一個很柔弱的女人來；在他的介紹裏，我於是知道了她就是她剛才所說的那位同來的同伴——L女士。

他們擺好了桌子，要我和平同他們一陣吃麵；可是我們因為剛才都已經吃過，只好婉轉而堅決地向他們聲謝着，並且答應在他們吃的時候，我們依舊還留在這裏不走。

他們吃過晚飯以後，L女士也坐在那裏陪着我們談話。除了些彼此生活情形和他現在初接辦的業務情形的問答以外，他還不住地談了許多關於藝術和文學上的問題。

等我們站起來告辭的時候，他又很熱烈地和我們作了個再會的預約。
從此，我們便這樣時常地來往着。

到了冬天，他有一次忽然告訴我他搬家的消息，原因是旅館住不起，現在已經

在西門外太平寺租了一幢房子，和L女士以及那位小朋友同住著，叫我到他那裏去玩。過了幾天，於是我便邀着平、樹、逸、番幾個人，按照他告訴給我的地址去找他。

那時已經是嚴冬的時候，北風虎虎地刮着，使得街上的每個行人，都把他們的手，他們的頸子，很緊地縮着。我們一路談談笑笑，不知不覺地已到了他所住的地方。

進了大門，問知了他是住在樓上，我們於是便找着樓梯走了上去。

L女士在樓上頂西邊的那間臥房裏，聽到是我們的聲音，立刻便很親熱地叫我們在外邊的那間房裏少坐一會，說K馬上就會回來。從她那微弱的聲息裏，我們知道她又是病在床上的。——她平常有着一副蒼白而多病的面孔呵！

在那裏坐了不到五分鐘的光景，一雙沉重的脚步，已經在樓梯上滴滴嗒嗒地響着上來了。

『K，快點，有客在這裏等你！』是L女士從她的臥床上發出來的靈巧而急切

的聲音。

『唔，是你們哪！』他很快地走進了房門，微笑馬上漾起在他那方闊的鬍輔上；接着，從他的手裏，放下一只篾筐和一把洋鐵壺。筐子裏盛着一把洋葱，一把青菜，還有幾個南貨鋪子裏面用表芯紙打着的菱角包。放到桌子邊去的那個洋鐵壺，却從牠那蹺得很高的細長的嘴管裏，冒着一縷縷的熱氣，不住地對着那只桌子腿，氣咻咻地衝着。

『你們從城內來，一定覺得冷吧？快趁着這剛沖來的翻熱的開水，泡杯新鮮的茶喝一喝吧！』他把竹筐裏的東西檢出以後，一邊找着茶碗，一邊這樣說。

『你覺得冷麼？』我望了望他身上初來時就已經穿着始終沒有換過的那套單薄的半舊的鼻烟色西裝。

『不覺得！——不過，我也無衣可加了！』他深吸了一口香煙，睜開了嘴微笑着。頸子下面的那個污黑的領結，比以前更甚地在那裏發着黯黯的亮光。

那時，他已經屢次告訴過我們，說他的同事對於他時常有些排擠的情形；我們

從他那坦白的微笑的談話裏，早就知道他那樣一個包孕着熱，包孕着愛，包孕着光明的心的，在這充滿着虛偽和猜忌的社會裏，無論如何，是容不下的；果然，前後不到三個月的光景，他終於不得不辭去了那原有的事務。

第二年春天，我從家鄉過了寒假重新回到安慶的時候，他已答應了Y先生的約，在這邊教書，於是，我們的來往，更比較密切起來。

那時，他們的那個小朋友，已經到南京去讀書，不久以後，L女士也到南京養病去了。於是，他們去年同來的那一夥，只有K一個人留在這裏了。

『是呀！每天我都要寫一封信給她，最少的是一封！我只要有空，我就得提起筆來寫！我用我整個的心去寫，我用我整個的生命去寫，因為我是用着我整個的心，整個的生命愛着她呵！』他放下他那支粗頭的派克筆，望了望擺在面前的稿本上自己剛才正寫的那一行一行的整齊的字，然後微笑地轉過頭來，這樣回答着我。接着，他燃起了一根紙煙，深深地抽了一口，又繼續說：

『我們需要認真的生活！我們需要嚴肅而有力的生活！我們要深入到生活的裏

面去！——對於愛情的生活，應該這樣，對於其他任何方面的生活，我們也都應該這樣！」他把那枝將要熄滅的紙煙，慢慢地送到嘴角，嚙嚙簌簌地用力抽了兩口；等到牠閃出了那紅燄燄的火絲，他嘴角邊的微笑，在那一圈一圈的煙霧裏又漾了開來：

「我們爲要充實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的生命有力起來，就得抱着這種態度去生活，我們爲了藝術，爲了人類，也得抱着這種態度去生活！在這種生活裏，才可以創造出新的藝術來；在這種生活裏，才可以創造出新的人類來！唔，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的人們，他們沒有把握住生活，他們不肯切切實實地去生活——不肯向實生活裏鑽進去，不肯從實生活裏泅泳過來，他們根本上克服不了紳士階級的虛偽、偷懶……這些劣根性，結果，反來整天的愁眉苦臉的嘆着說：生活是苦悶而無味的，人類是冷酷而黑暗的。其實，生活的裏面，人類的裏面，那是這樣的情形呢！……哈哈！……哈哈！……」

「哈哈！」我也笑了起來。那時，在我的心裏，對於他竟下意識地起了一種宗

教意味的虔敬來。——對人類，對藝術，你那顆偉大的熱愛的心呵！——我不住地這樣默念着。

在那個時期，我和他見面的次數最多。每每到了星期日，我們總是把整個的下午都消磨在城外田野和山林間的遊玩中。最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有一次，我們從一個泥淖難走的狹路上經過，他竟因為扶助我的原故，把他始終沒有更換過的那條暗烟色舊西裝褲的褲管，和那雙汗舊的，並且前面已經張了口的黃皮鞋，弄得塗滿了汗泥。可是他却非常有趣地馬上跑到旁邊的那條河溝裏，先後地伸着兩隻腳，把那雙塗滿了污泥的黃皮鞋，在裏面來回地盪洗一回，然後又微笑地和我一同走着那原來的路。

『褲管上還有污泥呢！』

『那，不要緊，曬乾了，自然會掉落的！』他一邊走，一邊又望着我笑了起來。

到了那年五月，他因為L女士的病還沒有好，便到南京去看她；同時，並且到

上海去過一次。回到安慶以後，他便告訴我說，要辭去教書的事，回到南京去。那時，他自己雖然這樣表示，可是學校裏面却還沒有許他辭職。

在不久以後的一天早晨，我剛從床上爬起，勤務却遞了一封信來，說是K先生送來的；我拆開一看，才知道他已經在昨天晚上搭船走了。

他到南京以後，曾經來過一次非常簡單的信，僅只報告了他最近的行蹤；可是此後，我却始終沒有得着他寄來的一個字了。

在那年下半年，聽說，他已經到了上海，非常窮困，僅僅靠賣文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有時弄得幾乎連飯都沒有的吃。可是屢次寫信去打聽的結果，依然得不着他的回信；翻着上海新近出版的各種刊物，也找不出他的一篇文章來。於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竟是一個永不可知的渺茫和一個永不可去的悵惘！

今年春天，無意中和那一別五年的番遇着了。在那久別重逢中，除了交換些彼此生活情形的問答外，對於五年前的舊事，自然少不得要感慨橫生地回憶了起來，於是杳無音訊的K，便成了我們共同感慨的中心。

『這幾年來，我在上海曾經到處打聽過，也曾經寫信到幾個書局裏去查問過，可是都是枉然！這次，我到上海去，一定總要想法子把他的消息探聽到！』番臨別的時候，這樣鄭重地說。

以後，番從上海來了幾封信，每次都報告着他打聽的失敗情形，每次都把我向着悵惘的深淵裏送去。這次，番回到安慶，我再問他有沒有結果，他却低着聲音，面孔轉得沉重的樣子向着我說：

『聽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做工，又聽說他已經死了。但，却都不知道是不是確實？……』

『唔！……』我望着他那副沉鬱的臉，淒然地苦笑了一下。

現在又已經到了深秋了，我想起了五年前的現在，在L旅館裏所曾經遇着而這時却是渺無蹤影的那一位對人類對藝術的熱愛者來。

一九三四，一〇，於安慶。

打棗

康·俊·傑

天還不十分透明，長山的母親，便把長山從睡夢裏喚起，命他招呼長工及各房的孩子起床，預備去打棗。因爲在這金風送爽，新穀登場的時候，滿林的棗子，早累累如珠的紅透了；況且今年雨水豐調，沒有遇到什麼狂暴的摧殘，所以林中的棗子，掛得疙瘡琉球的，把恁般粗細的條枝，全壓彎了。長山的母親，只嫌林地近在道旁，過往的行人們，都是老實不客氣的採下，往嘴裏塞着，使她看了眼熱；因此才打定主意，在這絕早的時候，趕快去打下。這樣使長工與做活的人們，不耽誤他們的整工夫；而且減少幫閒的村人們，來揀兩把棗子吃，不好說出口，而無形中受到損失。所以便把這個時期卜定了。當她喊：『長山！長山！』時，長山的妻最先聽到，把長山從夢中推醒。因爲長山正做着好夢，突然被妻推了兩下，似乎受了些驚慌，偶然的一轉側，便把七歲的阿青碰醒，哭嚷起來。在她聽到她祖母吩咐父親去打棗，立時便又破啼爲笑，歡躍着也願跟去。於是她母親從屋頂的掛鈎上，摘下了一隻荊條籃子遞給她，命她多加了一件衣服，跑了出去。這時阿青的父親把三弟長冰，大哥屋裏的二紅、小鹿及長工老趙等喚起，拿了筐頭、籃子、口袋、竿子……

，走向村頭的林裏。出門看各家各戶的門子，還在緊掩着。隱約看到各家貪睡的狗，睡在街上的柴堆裏，聽到了衆人雜遝的足音經過，早張開了驚詫的眼睛，預備狂吠幾聲。最後覺察出是左近的街坊，遂無意思的重新俯下。

在這一羣人預備打棗的時候，找東西，招呼人，嘈雜不堪。長水五齡的女兒阿鳳也被驚醒，哭喊着要跟去。只是她昨天晚上玩的，不知把衣服拋往那裏，急切裏一時找不到。及她母親給她穿好衣服，人們早去遠了。她出門一看，院子的角落裏，還有未逃盡的夜色殘留着，看不出一隻人影，便哇哇的大哭起來。把母親哭的煩了，走過來乒乓的在頭上便拍了幾下，索性不再管她，匆匆的走向廚房，同大嫂二嫂做飯去了。這時阿鳳哭的更痛。後來還是祖母起來，把阿鳳招到她屋裏，允許同鳳姑娘一同去棗地裏找大伯母家洪姐姐去，方才罷休。當鳳姑娘走出大門時，給她馬上發現出種種未見過的景象。街上那種清涼靜肅，少人行動的景色，給她的小心上泛起了回憶的波瀾。大概是今年的除夕早晨吧，燈光影裏，起過一次這樣的早。但那時是最光明而熱鬧的，絕不像這般淒涼冷落。等她倆快到棗地的時候，早聽見

唧唧！唧唧！的擊樹聲在響着，不住地震蕩着她倆的耳鼓。祖母忽然向她說道：『鳳姑娘你趕快回去，對你嬸嬸同你娘說，叫她做熟了飯，留下一人看門，其餘的，也來這裏！』鳳姑娘於是掉轉了頭，飛也似的跑去。不一時仍跑着回來，氣喘着說：『奶奶！對她們說了。』她祖母很嘉賞了她兩句，稱讚她手脚靈敏，便走往林裏去。

太陽昇起了。渾圓的一個紅團，陷入了一個迷離蒙騰的雲霧圈裏。從千層萬障的密葉中，射進一綫一綫的微光，照在這一羣打棗的身上。路上已有人行動了。自祖母與阿鳳加入她們的隊裏，他們更工作的起勁，不一會使有七八袋的收穫，倚在一棵較大的樹旁。『吃棗子二叔！』長山向一個五十來歲，拿鐮刀的人說，『不！不！你們倒早。嚙！這幾行樹真成，在我像紅姑娘那般大小時，還只是一片荒地呢！不料現在竟能收十幾袋棗子。沒有白費力氣的不是？真成！真成！』一壁答誦着便走過去。不一會大腳蓬頭的二嬸也從這裏走過。這人是个多言多語的婆娘。見了人好像有幾千條事，做報告似的，叨叨不休，你想走開都不讓你好脫身。說話時，

口中的沫花亂濺着，頗多討厭的地方。人們一見馬上有憎嫌她的心理生出。『二孀子吃棗！』又是長山招呼。因為長水是個老成樸訥的青年，從不與人輕易說笑。『啊！吃……吃，你們倒早！』說着便往林裏邁步着。素來孩子們便很討厭她，看今天她又毫不客氣起來，便想齊下逐客令。剛一個『走出去！』沒從小鹿阿紅的口裏喊出來，便被善於和款鄰里的祖母的暗示遏止住了。孩子們只看着二孀子走向那方，他們便隨了她去搶。『這幾個棗兒真俊，待我拾給俺家二亭去！』二孀子剛說完還沒待下手，便叫二紅搶去。『咻！這二妮子手真快！』二孀子似乎是不滿意。『快！快還趕不上你哩！』二紅很帶氣忿的樣子說。叔父長山用責斥的眼光瞧了她兩眼，二紅趕忙躲開去。這時二孀子却得了機會，覷空上前，在一半滿的籃裏，偷偷的抓了兩大把，塞進衣袋裏去。却被登在樹上的老趙看見。老趙向長山努努嘴，長山看見笑了笑，也便由她去了。臨去的時候，口中只說：『夠了！夠了！』但拾掇的速度更加快。及她走後，孩子們全學着二孀子的醜態，倒把祖母引樂了。阿鳳跑向前，把拾得的棗子，倒給祖母，仰頭向祖母做出伶俐的口吻說：『臭婆娘！腳板

真大，吃的還不抵踏的多哩！」一句話引得大家都笑了。

二嬸子剛走後，阿鳳的母親同嬸嬸，姍姍地走來。孩子們看她倆走向這裏，便一窩蜂似的迎上去。爭先恐後的述說二嬸子的可笑。阿鳳的母親，却從一塊藍布包裏，取出兩個新蒸熟的稷米窩窩，分給孩子們吃着，也便加入大家的工作。不一時把樹打盡了，老趙從樹上爬下，長山長水收拾着竿子，打下的枝葉，……。阿鳳的祖母數着裝滿的口袋數目。其餘她們幾個，只有播柴擦草的，找尋跑遠的零個兒，預備着回去。阿鳳的母親忽然叫過阿鳳說道：『大妮子！你的手巾放在那裏？拿來咱回去啦！』這是因爲早起怕冷，阿鳳的母親替阿鳳蒙在頭上的。這時因爲太陽昇起很高，又兼工作的努力，阿鳳已把手巾摘下了。她聽她母親向她一索，馬上着了慌，各方忙去找尋，找尋了半天，那裏見些踪影。於是大家七言八語的吵嚷起來。有的說沒見帶來，有的說是連同棗子一同裝入袋裏，嘈雜不定。早把阿鳳嚇哭了。父親和母親責斥她沒出息，一直到吃飯的時候還沒停止。

好些日子過去，有一天阿紅同了二嬸子家的二亭到阿鳳家裏來耍，因爲耍的熱

了，把蒙在頭上的一方手巾，摘下丟在阿鳳母親的坑上，忘却阿鳳母親是找什麼東西來，偶爾提起了二亭的手巾，看顏色雖改換了，花紋還可很清楚的看出。確乎是阿鳳打棗那天，丟掉的那一方布。

出走前後

曹·端·行·

『物質文明的確進步到好處了！』家瑞不能不這樣稱贊着。的確的，今天早晨他不是還在三百里外的K埠過着那窮苦的機械般的學校生活嗎？然而在三個鐘頭的火車二個半鐘頭的汽車又騎了半小時的小驢後的現在，那常常對他表示着歡迎的半掩的柴門，和門前的兩株杈杈的老樹，已清楚地映上他的眼簾了。他疑心着這當兒驢和他已一樣的乏困了，但是他自己的乏困是浴在天倫樂趣的憧憬中呢。

途中也經過了不少的狂風敗葉荒村野店和啼饑號寒的慘事，然而在家瑞也不過等於過眼雲煙罷了。如果真值得他同情真值得他憐憫的話，也只好等到他到家以後再回憶起來的時候了。但是當他看到他的故里的滿目蕭然的景象的第一眼，却不禁

有一些驚訝的神色；因為在他腦海中的故里還是在富麗的夏之神的懷抱中哩。

家瑞大踏步地跨進門來，啊！靜悄悄地：他不禁錯愕了。他在途中原這樣的預想：『母親慈祥的歡容，弟妹天真的笑顏，是應該在門內等着我的，和以前一樣。』然而……，他直覺地感到，這不是吉祥的朕兆。於是他怯然地呆住了，兩腿軟綿綿地拉不動，好像半年來所積蓄的倦憊都在此時匯集發作了。

母親的咳嗽，弟妹的慰語，都送到家瑞的耳鼓了，他本能地上了台階，啊！這更使他奇怪了！一個陌生的女子在他的母親的面前，操着粗笨的從不曾聽到過的土音，最奇怪，對他的母親也同他一樣的稱呼着。『母親並未認義女呀；親戚們也沒有這樣稱呼的道理；莫非妹妹的結拜姊妹嗎？……』家瑞正在疑惑，伶俐的妹妹已看見他了，『哦！阿哥回來了！』小弟弟也跑來接過行李，親熱地拉住了他的手，天真的看了看家瑞，回頭又望了望那個陌生的女子。

她是這樣的一個女子：頭上拖着一條櫻黃的大辮，臉上塗着一層厚得幾乎起壳的粉脂，一身靛臭攪着汗臭的重藍布衫，在又寬又厚的腿帶子下面，露着一雙尖頭

划子般的大小脚。當她聽了家瑞到的時候，抬起頭來望了一眼，很快的又低下頭去，耳根一紅，趕忙攢進母親的臥房中了。

『回來了、瑞兒！』母親先問。

『是的，母親！你是有些欠安吧？』

『天氣冷了，咳嗽——喀喀——又犯了，不要緊。——喀喀——你在外邊可好？不會吃過飯吧？——』王大姐還是你去辦點的吧！——喀喀——也就晌午了。』

那個陌生的女子答應着走進廚房了。家瑞忍不住問母親道：『這位是誰？』弟妹聽到他這樣問，都嘻嘻地笑了，弟弟還作着鬼臉：這更使他莫明其妙。

『瑞兒！我是老了，又有這一身病，什麼事——喀喀——都照顧不到。我極想找一個人接替——喀喀——接替，前月你岳家要逃荒去，就把王大姐送來了，人成了，你也不小了，恰巧明天是——喀喀——好日子，所以寫信要你今天趕回來，預備把你們成下家，書也不必讀了，再讀能讀到啥時候？反正又進不了學，只要能在我——喀喀——面前歡歡喜喜地過下去，就算是神靈作福了。我知道你很孝順，

你總能體諒我吧？——這樣我爲父母的也算完了心願，病——喀喀——或者也就可
以安心治療了。』母親見他不言不語，以爲是怕羞了，於是又說道：『你就住在那
邊新屋裏吧！——祥！把你哥哥的行李送去！』

祥把行李搬了來，替他佈置一下，臨行又作個鬼臉給他看。——『狡猾的小弟
弟！』他忘記了弟弟的天真，幾乎要怒吼起來。因爲他覺得弟弟此時也染了世間的
一切陰險卑鄙，這種鬼臉，就是對自己的惡意的鄙夷的猶笑。

家瑞仔細觀察這間新屋，啊！這不是五年前土匪燒去的三間東廂嗎！現在豎起
這南頭的一間在這般紅得血也似的焦牆中。

他又看見了這屋中的簡單的陳設——一張床，一張桌，兩把坐椅，這大概是買
來的舊貨，雖然污暗了，但還未盡消那慘白的冷酷的面目，這都是封建制度的遺物
啊！他討厭了，他疲倦了，好像適纔的興奮給予了他大大的影響。他欲睡又不能即
睡，於是漸漸地想起從前的一切一切了。——

在十數年前的一個清風細雨的春天，早晨的天氣很好，所以家瑞受了母親的命

令同路去到一處親戚家。這家親戚那時正在沒落中，雖然院裏豎着高大的樓房，客廳裏舖設得十分講究，而其他的房中的器具，却早已典的典當的當了，只有那幾套吸食鴉片烟的傢伙，還不曾失去主人的專寵。家瑞和母親冷清清的坐着，時或有一個女主人癮足了，從雲霧深處走出來談兩句，然而不一忽就眼困身疲流起淚打起呵欠來，於是便又告辭去受用那神丹仙藥了。家瑞尤其無聊得很，他料不到這家親戚是如此冷淡，悔不該也跟母親來了。

後來一個華服粉面走起來挺胸凸肚地的小女孩從裏面走出來了，他忙站起來招呼道：『小姊妹！』希望她能同自己玩耍玩耍，但是那個驕矜誇傲的女孩，竟不聞不顧地又進去了。他當時就很氣憤，直到後來很長的時候還刻刻放在心頭。——誰知道到現在她竟成爲他的未婚妻了。

他們倆的婚約，大概成在家瑞的父親死後的三四個月。那時，幾個老佃戶因恐老太太悼亡過甚，又急須有人來家主持一切，當即說成了這門親事，並預備迎娶過來，經了許多人都說熱孝在身，不宜辦喜事，才算緩下去了。家瑞呢，那時也是一

個命運論者，又爲一條「孝不如順」的格言籠絡着，於是無條件的默認了。其實不認又有什麼關係呢？

後來家道中衰，家瑞的母親因受人欺壓過甚，便把家瑞捨給洋學堂，圖振一家聲。於是家瑞有機會去接觸新思潮了，在他腦海中的「奮鬥」二字，是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深切起來。他每記起他在先前的一切言論一切舉動，真要羞愧萬分。他的思想也會在母親面前表示過，鄭重地表示過，母親當時也怯遜的步步退讓了。他以爲這是初步的成功，他是如何的歡喜啊！

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夜，門外飄着團團的雪絮，瘋狂的大風呼呼地怒吼着，震撼得房屋欲動，家瑞的母親和一家人都戀着廚房的一點暖氣不肯遽然離開，家瑞一來一往的漫踱着，母親和弟妹都互倚着圍在一堆尙且慘紅的殘燼邊。他們的談話隨着夜境慢慢地深渺起來，不知爲什麼又提到弟妹們的婚事上了。

『兒女的事，還是讓兒女自己辦去！不然他們覺得不合適的時候，是要鬧出離婚的一幕的。父母能管住他們不願意嗎？』家瑞抱着試探的用意借題發揮了。

『雖然，父母也得爲無能的兒女着想，不可教兒女們怨恨他作事糊塗。』母親很有主張的說。

『這樣不是太輕視了自己的兒女嗎？離婚的事件不是要多上許多嗎？』

『離不離由他們自己主張，總之父母也須盡父母的心。』他的目的已達到了，他勝利了，他在那一夜曾計劃了十分完善的步驟。

他重新興奮起來了，拳頭握得緊緊地，兩腿直挺挺踏着地。然而一剎那間一個念頭來示威了，他自責地想下去：『母親老了，弟妹幼弱，這家庭是全仗你和你那個素昧生平而有着夫婦名義的女子的喲！』他頹然了，他適才的一團熱氣經不得牆縫中鑽出來的冷風的一襲，統體的涼汗浸逼得使他戰慄。

『呀』的一聲，弟弟推門進來了，他那紅腫的手，托着飯盤，身上只不住的撒撒地抖。一朵美麗的純潔的玲瓏的花球，正飛過騰着蒸霧的碗上，啊！變得多麼快喲！一滴冷水落下來，什麼都完了！哦！外面在下雪了。『唉！人生的幻變喲！不正如這雪花嗎！啊！雪花！啊！人生！』家瑞又悲傷起來了。

飯菜都很簡單，然而却十分精緻，他知道這也是她一番苦心。但是他對於這苦心，這時只有憐憫的歎息，而絕無同情的惻隱。

『吃飯了，阿哥！』弟弟清亮的叫着，他於是才如夢初醒地走過那桌邊來。『有酒麼？』他問弟弟要酒了，『我去拿來。』弟弟誠實的回答。停一時弟弟提着那平時不肯拿出來的大酒瓶又進來了，對他說：『母親說叫我一下子拿來了，好讓阿哥慢慢吃趕寒氣。又囑咐着不叫多吃，一則酒不是好東西，再則恐誤了明天的好事』。『啊！可憐的母親喲！你以為你的兒子是有吃酒的興趣嗎？你怎知道這是牠劊子手的興奮劑呢？！』他哀傷地想着，隨口只應一個『好！』字。

他回絕了晚飯，弟弟便自去了。於是他開始他的喝酒工作；一方面還是讓趕不掉截不斷的思緒，一一不絕地抽下去。有時得意了，就愉快地疾飲幾口，有時失望了，也抑鬱地慢呷着。這樣漸漸地使他醉了，又漸漸地引他到了理想的樂域。

一處美麗的清幽的小山，山上生遍了馥郁氤氳的奇花，瀟灑自如的蜂蝶，到處都留着牠們的情影，山下一灣碧流，恰像美人的嫩腕上的玲瓏剔透的玉鐲，兩岸翠

蔚的楊柳叢裏，時有珍奇的好鳥出入其間，他和他的愛人並肩携手的漫步着，一切的景物都向着他們點頭，一切的禽鳥都爲他們歌唱，一切的蜂蝶都爲他們舞蹈。

他們走倦了，在一個碧裊般的草地上停住了。

『我們是多麼幸福啊！在這樣的境地裏滋育着我們的愛情，我們真不必再羨慕亞當夏娃了。』

『是的，在這幽雅的山水中，只有着我們的兩顆甜蜜的心偎依着，化合着，我們真是幸福了，我們真該謝謝上帝並爲我們的後來者祝福呢！』

他們齊齊地跪下了，手已拱出了，眼也縫合着，完全是祈禱的形式了。

忽然『嗚』地一聲，待他張開眼時，『啊！』他驚愕地叫了起來，一個兇猛的惡魔正把他的愛人挾進水去，『哎喲！快來救我呀！哎喲！哎喲！』她的嘶叫使他心痛了，暴怒了，縱身躍上前去，扯住那魔鬼的長髮，『嗚嗚嗚……』魔鬼怒吼了，狂風暴雨一時都降到他身邊，山崩了，花燬了，地陷了，只有潮水般的狂濤正向他捲來，他不禁凜然地打了一個寒戰。

當他重新看到週遭的景象的時候，哦！門開着，風吹着雪一堆一堆的從門外滾進來，把屋內血紅的牆壁映得益其陰沉慘澹，面前的烏黝黝的酒瓶放着嫵媚的誘人的薄光，他忍不住又一連和牠接了幾吻。啊！耳中又鳴起那溫柔的曼語了：『喲喲！快來救我呀！喲喲！喲喲！』眼眶中只一個一個地向外拋着火球般的紅花，於是他趕出門去，大踏步的趕出門去了。

『喀喀喀……』母親的咳嗽破竹般的在寒風中飄盪着，寒風也正利刃似的畫着他的皮膚，無情的冷氣在他吸到一口的時候也拚命使用牠的冰針般的神力來刺他的鼻子，脚下『咯吱，咯吱』的雪的呻吟，和頭上的灰黯的彤雲，都很有力的拉回了他的去意。『啊！茫茫的雪地裏向何處去好？母親是這樣的年老多病，弟妹還很幼弱，天天巴望着的你，現在才算是一個成人了，試移身設想：這失了愛子，同時又連累了個賢良媳婦的心裏，當是如何的懊喪，悲哀！敢保險不有更大的事變嗎？弟妹不是益發可憐嗎？那個陌生的舊禮教下的女子，雖然無節可守，怕也擔不了這場羞辱。你這自私的人啊！……』他把不住又返回屋裏了，心裏有說不盡的慚愧。

一口悶酒送下肚去的時候，他更加慚愧的悔悟了：『啊！可恥可卑的怯懦的人！無勇氣無決心的怯懦的人！你甘心作一個孝子賢夫，而拋棄了更大的使命；你甘心作舊禮教的俘虜，而犧牲了自由和前途；你的身體將被人侵領了，你的熱血那兒去了？你的志氣就是這樣嗎？你聽！一切的聲都在對你嘲笑；你看！一切の色都在對你唾棄；啊！怯懦的人！怯懦的人！』

當他提着酒瓶又趕出門來的時候，母親的咳嗽還不會斷絕，不過比以前更無力了；他想着在這一去不返的前一刹那，是應該替母親祝福的，於是就走到母親的臥室窗下了。『媽！明天我叫王大姐什麼呢？』『乖！你該叫她大嫂。』『我明天穿那件衣服呢！』『那一件花就穿那一件。』『啊！他們不是正在計劃着明天的一切嗎？——啊！苦心的母親！天真的弟妹！你們的夢境將被狠心的瘋狂的怪物衝破了，你們那會意料得到呢？』他哀淒的跪在雪地了，喉中喃喃地泣訴着，聲音輕微到經不得風的一吹。『母親！你爲兒女的美滿而苦心勞力，你爲兒女的安適而憔悴。謀慮的母親！你怎知道你的忤逆兒子是這樣的忍心呢？請你出來狠狠的咬』

他兩口吧！好讓他深深地懺悔。母親喲！他跪着等你呢。』多年不會流過的眼淚，防不住又掛上面頰了。

『呼，呼，呼！』風又吹上身來了，地面的雪粒翻起來直打到臉上，遠遠的鷄聲已『喔喔』的喧叫了，樹枝上的寒鴉也已飛旋起來，他倏的立起，捧着酒瓶盡量地又喝了幾口後，便急急地趕着眼中的火球般的紅花出了這舊勢力籠罩着的柴門。他走得遠了；僅只一點背影了；模糊了；消失了；完全消失在這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一陣曉風起處，雪上的腳跡也被掩沒了。東方的天際，正燦爛地吐着金光。

風雪交加中的一齣孤村慘劇

高·夢·飛·

幾乎要把我們住的屋子吹倒了似的朔風，在伸手不見掌的漆黑得可怕的宇宙裏馳騁，狂刮着，發出呼呼的聲浪。棉花球般的雪花，也雜在北風中狂舞着。

雖然，牆壁是沒有洞穿的，一重重，一扇扇的門兒，也是緊緊的關着；可是總

不免似覺有沁入膚骨的寒風，一陣陣地吹到我臉上來。

這時，我同弟弟正在吊着火爐，在母親跟前坐着。母親一面補那件我八歲時到外婆家去做的白底印藍花的衣服，預備明天朝一給穿的，一面對我說：『你年紀已不小了，今年十一，明年便是十二歲了。你父親出門三年，一個錢也沒有寄來家過，好在我還做得，做點給你們吃吃，不然你們早已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觀桃年紀還小，不曉得；你總要識事些。像這種年頭，窮人是多麼可憐呀！』我說：『前天一個信客，挑了一擔東西給漱珍家：有洋錢、有洋襪、有火腿、有糕……母親！我也去叫信客叫父親買些吧！』母親說：『我們沒有那個命。上月，聽見人說，你父親又到什麼裏面去當兵了。』『當兵要殺人呀！母親！』弟弟忽然仰起頭來，向着母親的面說。母親突然停了針，低聲說：『不要作聲！聽！聽是那個來了。』『有走路和說話的聲音。』弟弟輕輕地對母親說。我說：『不端心，開泰老闆家又來討賬了。』弟弟吃吃的對我說：『開泰老闆的眼睛，一光起來，真嚇人了。』我說：『不要做聲，聽！』

脚步聲響到那邊去了。母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唉！觀李！你今年九月間害病，開泰老闆家欠了三塊九角洋錢的藥賬，後來我幫他家做事，除除，還欠一元九角。大前天他來討，我沒有給他。該死的天公又不做好；不然，就斫兩背柴給他。今天一早，他又來討過。你們要記着：將來要認真做人要緊！不要和你父親一樣；那末我現在吃點苦，也甘心了。我……』母親還沒有說完，忽然弟弟對着門邊輕輕地說：『門外一個火。』母親急忙吹息了桌上照着縫衣的火，低低地說：『不要說話。』『人過去了，不是開泰老闆，火點着不要緊了。』我說着，母親就在火爐裏夾起一個火來，把燈點着，將剛才縫好的那件衣服摺好，放在我身上，再替弟弟補。

『今天開泰老闆家不來討就好了，母親！』我剛纔說完，母親恨恨地說：『那個人家，還有得不來討了……』母親話還不會說完，忽然『撲通』一響，大門開處，走進幾個人來。他們把燈籠放在地上，就各扯下他們圍在頭頸裏的圍巾，向身上打了一會，又脫下帽子，用手帕揩去雪。開泰老闆首先向着我母親說：『竹音！你

家的錢怎麼樣？」母親看見他們進來，就站起來，請他們坐。聽見開泰老闆問銅錢怎麼樣，母親就很和氣地對他說：「老闆！實在對不住了，我家這個銅錢，我想今天已是三十日夜，借不出來，只有和你商量，開正（註一）天公好，就做來還。老闆是個好人，想必總可以的。」說罷，她叫我站開讓和老闆同來的人坐。開泰老闆擺下了面孔，停了好一會，說：「不行！九月間欠的藥賬，到這時還要說開正，你不還了不是！」母親曉得他發火（註二）了，却又沒有法子，只得又勉強裝着笑容，說：「老闆！我家這樣窮，你也知道。一個十二月來，該死又沒有好天公過：不是下雨，就是落雪；不然，我早已去砍柴賣來還了。老闆家生意好，還在乎我這一塊九角洋錢？可憐我家娘兒，十二月來，每天都只吃一餐呀！……」我不管你家吃一餐，吃兩餐，只要銅錢拿出來！」我講句盡頭的話，今年只好到老闆這裏求情了，一俟開正天公好，我就去變來還。」

站在那邊板壁下的二個人，把燈籠向前月母親從外公家背來的豬用幾塊板皮攔起來的豬欄裏一照，說：「這裏有一隻豬，她不還，我們將這隻豬捉去，不也是一

樣！』母親聽了這話，不覺失聲哭道：『老闆！不是我家的，不能捉呀！是別人家養在這裏的呀，……』開泰老闆連忙站起來對着同來的人說：『不管！養在她家裏，不是她家的，是誰家的呢？豬也是錢！替我捉去再講。』於是那幾個人，就進豬欄去捉豬了，母親扯也扯不住，攔也攔不着，就坐在地上大喊大哭，弟弟和我，也禁不住大哭起來了。

一會兒，那幾個人背了豬出去了。開泰老闆才對母親說：『這隻豬，大約不過二十斤重，現在豬價每元十二斤。二十，十二，八；一角一斤二；八斤，七角欠點，還不夠兩角一分，看你點面情，就架（註三）過年。不過，開正是就要還的，我們要解行銀，可惜什麼！欠錢遲早總是要還的，我去了……』開泰老闆說着，就掉轉身向門外去了。這時，屋裏除了弟弟的哭『媽』聲外，再也聽不見什麼聲音的了。我向母親看時，見母親已壁壁直直的躺在地上，不哭也不動了。弟弟哭着對我說：『母親睡着了嗎？』我見母親那樣，就去捏着她的手，預備把她攙起來。只見她的手和凍冰一般的冷。我哭着扯了一會，扯不起來，叫叫，她也不答應我。弟弟

說：『她睡熟了，索性讓她睡醒再叫。』我說：『母親……死……』忽然一陣狂風，從門缺裏吹進來，把桌上的燈吹滅了。——偌大的宇宙中，沉着漆黑得伸手不見掌的，可怕的孤村，那一所破屋裏，充塞着我和弟弟的呼娘哭父聲。

開正（註一）績溪土話，謂來年正月叫開正。

發火（註二）績溪土話，謂發怒生氣叫發火。

架過年（註三）土話叫欠錢到明年再還叫架過年。

誤青年

張雯澤

這天天色灰暗，氣候寒冷，濃鋪雲霧的天空，掛在無邊的澗渠交錯的荒野上，將全部的空氣填滿了迷霧的潮蒸氣。縱目四望，寥寥數株赤裸裸的無生命的樹，散佈在四處，受着嚴冬風雪的顛簸着。這寂靜的大地，不時被一隻困苦飢餓的小鳥的悲鳴聲衝破。但這聲音叫完後，悶沉的墓地似的靜寂又佈滿了大地。這悲慘的景象上的一切事物，都給人一種消毀和絕望的悲哀的印象，使人們受着一種銳利苦悶

的感覺，彷彿有什麼不祥的東西，滿載着不能倖免的災禍圍住了這可憐的人間。隨後鵝毛似的大雪，片片落了下來，在萬物上蓋了一件冰冷的大氅。悄靜的冬寒的城裏，聽不到一點聲息，除了落雪空中虛的無名的沙沙——說是聲音，無甯說是一種感覺——渺微物質的輕柔的聲響。

『顛哥哥！』這是打破寂靜環境的空氣的咆哮喊我了。

『作什麼？』我正在無聊的靜境中，呆呆的坐着，忽然被她一聲喊的不由的這樣回答和轉問了一聲。

『我餓的很了，你帶我去買燒餅去。』她帶着可愛可憐的口吻，向我要求。

『我不去，這麼冷的天。』

『媽！你看他不帶我去！』她顛弄着錢，向坐在我旁邊的母親，請求她幫着她說句叫我去的話意思似的說。

『她餓了，你怎麼不帶她去？好哥哥哩！去罷！』果然，母親接了她的要求，立刻就下了命令。

『……………』

我這時不得不去了，只好戴上了禦雪擋風的套頭帽，帶上了手套子，圍上了圍巾，并給她圍上了大圍巾，拉着她一步一步的走到馬路上來了。剛走到S街拐，她受着什麼刺激似的，忽然向我哭了。同時又把她的弱小的身軀，緊貼到我的身上。左手拉着了我的手，而右手又伸出好像要我抱她似的說：

『頤哥哥！……你看，你看那個人不是你那天講給我們聽的那個老妖怪嗎？你快些抱着我吧？那怪可怕呀？』

『不，不，那不是的，你不要怕。他是一個吸鴉片煙的煙鬼子。』我聽了她的話之後，目光順着她的小手，注射到街那邊牆上的佈告和畫報欄面前站着的一個人。無意的這樣回答了她。

這人在背後看去，實在令人可怕。他頭上帶着一頂爛邊褐色的破軍帽，上面還開着白花。頭髮是四寸來長的散在肩背上，身穿一件丘八丟下多年沒有人拾的舊而且破的大氅，被雪蓋了一層色。下面是兩根紫而紅的凍爛腿；一隻腳拖了一隻破大

的鞋拖子。我正在注意着他的時候，他忽然轉過了身，戰戰兢兢地向K街走去。這時候我便看清楚了他的臉和身上；臉色是黑而灰黃的，眼屎如金錠似的鑲在兩個眼角上。眼睛下還掛着蚯蚓爬過似的兩條亮晶晶的平行線，也可說是垂直線。鼻下懸了兩顆綠黃液體的珍珠翠寶石。嘴兒正在張開了打呵欠。原來身上一件破大氅，裏面還襯着一件破軍衣，和蘇包圍住了半截腿，……啊！這人我彷彿認識他似的？不錯，前天我同密司脫S在馬路上逛着的時候，他還向S乞錢哩。當時S曾告訴我他的過去的歷史。唉！……他的過去的光陰，爲什麼就是那樣無謂的消磨了呢？可惜！可惜！多麼可惜喲！我走着，想着，心裏很替他萬分懊悔！

「頰哥哥！他爲什麼要做個煙鬼子那樣的難看呢？」天真爛漫的昀妹又這樣神祕的一問。

「他呀，他因爲吃了鴉片煙和不想做正事，才弄窮到那個地步，糟蹋到那樣的難看。」

「頰哥哥！就買這樣的吧？」這時不覺意已走到一家店門前賣燒餅的爐子跟前

了。她把那拿着錢的一隻手伸出，指着爐上擺着的圓錐形的燒餅，向我這樣說。

『好！給他六個鈔，你拿兩個就是了。』

她放下了六個鈔，拿了燒餅便塞在身上口袋裏，我倆就沿着故道而返了。一路間我很受到刮面的風，酸鼻的雪，很感覺到寒冷不堪。於是我就拉住昀的手，賽百米般的奔到家裏。到家之後，我就在堂門口脫去了我倆的圍巾，和抖了一抖我倆身上的雪，順手便進了我母親的房裏，關了房門，靠近煖爐的一張沙發上坐下。昀妹就站在我面前，掏出她所買的燒餅，一口一口的咬着。這時我便站起來，替她倒了一杯茶，擺在她的面前；隨時她便向我笑了一笑，好像表示一種謝謝的意思。

『呵！穎哥哥，剛才在街上站着的那個人，他爲什麼窮到那樣呢？請你仔細地告訴我好不好呢？』昀妹又打破砂缸看到底，追根究底的問起來了。

『好，好，可以的，我告訴你吧！』

這時我的腦海裏，好像電影般的湧映出S所告訴我他的情形：

在前幾年，他的父親吳義方，是C銀行經理。在P埠銀行界佔有相當地位，是

個很出色的人物。那時S君在銀行公會當文書，所以同義方是很熟識的朋友，並且很詳悉他的家境狀況。義方在銀行界，既很有地位，當然他的家產也很富豪；而最使他日夜焦愁不安的心事，便是他和他的鵠形憔悴，芙蓉女友的病夫人，年紀都已七十多了，而膝下還只有一個十六歲的嬌兒青年。——便是現在那個窮得不堪的鴉片煙鬼子。——青年是在M中學裏讀書，因老夫婦一心想享抱孫之樂；所以便代他娶個妻子。不錯，果然在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孩子，而且是個很可愛的孩子。不但爲他的祖父母和父母所鍾愛，就連鄰家的人都是眉笑眼開的歡喜這可愛的小寶寶。老夫婦便當飽娛晚境，儘量的享着弄孫之樂了。

不幸度過了幾個月的光陰，義方就被二豎的魔威，逼到荒野孤寂的大地上長眠去了。同時也可說就是青年一生和家庭破產的開始時期降臨了。他的母親還是抽着鴉片，整日的高臥牙床，度着病的生活，消磨着病的光陰，間或在青年功課完畢回家的時候，便喊他陪她談談天，燒着煙。有時他母親的煙癮過足了，他順便就吸個什麼一口，或兩口。而他母親以爲吸着玩的，也就不去阻止他；而他一天兩口，兩

天三口的愈吸愈加多了烟的成分。同時買烟買零食，或做其他的事，和下等社會的人接觸的機會就很多。始而和他們不過是相熟識的人，繼而就成爲朋友。再則就進到很要好而莫逆的知己。自然，「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和他們交朋友，當難免沒有吃、喝、嫖、賭的習氣沾染，況且青年是無知紈袴，年未及冠的學生，自從他父親死後，母親病臥牙床，不問家事，所有的活動產，完全在他的手裏。所以他有這許多的錢，便「滿不在乎」的——雀牌裏的名詞——揮霍。今天和這個朋友洗澡、下館；明天和那個朋友看戲、遊玩，穿的是西裝，拿的是司的克，夾的是皮包，還戴着玳瑁邊的脫力克，吸着雪茄烟，每動步坐的是汽車，車裏至低限度要有兩個摩登小姐陪着他，或摟，或抱，或倚，或偎的嬉笑取樂。出入的是C公園哩，H飯店哩，P O跳舞廳哩，和T戲園哩，學業當然是要停止了，整天的光陰完全消磨在逢場作戲，呼盧喝雉，臥柳眠花，罌粟戀愛，度着這風流瀟灑快樂逍遙的生活；真是他最有興趣的一件事。他的妻子，雖然也風聞一二，和他哭喊拚鬧；但結果還只等於白鬧一場，絲毫效力也沒有。

由這，他便在外的日子多，在家的時候少。形容愈過愈憔悴，而臉色越過越灰黃；并現出許多黑灰色的蝙蝠形來了。像那樣花天酒地的過了有一年多，便把手裏所有的錢，完全消耗淨盡了。他的錢既完了，和他平時最要好的朋友，很奇怪的都遠散了，嫖賭逍遙的事，也和他疏淡了。但和他最知己片刻不離的，唯有罌粟女士。她沒有向他表示過一點冷情和脫離的舉動發現，還是刻刻地和他親近，握手，因。她待他的感情既好，所以他也就想盡天法來維持他們間的蜜愛；并繼續的燃燒着愛的熱度。

這是個初冬的天氣，他戴了一頂小瓜皮帽，穿了一件空心筒，扣子已掉了幾個的灰布大褂，大襟上呈現着一塊一塊的黃斑跡和黑色的小點子，拖了一雙鞋拖子，萎靡不振的精神，坐在一家幾乎傾圮的寶盒式的房子裏的三四張鋪當中的一張破竹床上，看看左面床上躺着一個人：左腿伸到床頭前，右腿彎縮着；一隻手拿着煙杆子，一隻手捧着槍。槍的一頭放在燈上，一頭插在嘴裏，吃溜吃溜的吸着。他又向右邊看看，也是這樣的一位，他於是懶懶地躺下身子，拿起那根德國造，去下了牠

的斗，用一根鋼條盡力的向裏面擦拉擦拉的搗。但是終於搗不出一點灰心來。嘆了一口氣，就把斗安好，又懶懶地坐起來了。霎時間他那位女士又來了。不覺的被她糾纏的又是打呵欠，伸懶腰，又是鼻涕眼淚，身上好像挨了二百板子似的疲乏。他實在被她逼急了。

「六爺？我的親六爺！你做做善事罷。再賒半個給我，明天我準於有辦法。：他媽的，嚴春齋，估巧還想估巧。「得隴望蜀」，有了兩個阿堵物，就這樣的欺迫窮人。昨天下午，他又到我那裏看了以後，今天我會見他，便問他看的中麼？願意出多少錢呢？六爺，你猜，他先就咕唧呱唧的把我那樓房和地產褒貶的一個皮錢也不值，最後還是憐恤我，出到最多的了，才吞吞吐吐的說出來兩千塊大洋錢。哈哈！這不是笑話嗎？我從前聽我父親在世的時候說，這座樓房和地基，在十年前還是三萬多洋錢造成的哩，而經過這幾十年後，什麼東西不比從前的貴，而他連本錢都不能出到。不錯，房子雖然有點舊，但你也不能給得這樣少喲。唉！……這樣的年歲，連第二個受主都沒有。我真叫這個玩意纏急了，管他媽的什麼東西嗎？明天

我定去找他去，只要有現錢，我也不能顧及這些那些了。」這是青年坐在床沿上，仰着臉向着對面小桌跟前坐的一個烤煙泡的煙鬼子，帶着滿臉笑容，要求而申訴的說。

「又是一個、半個的。今天允着明天有典，明天推到後天有辦法。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見了錢還不將就一點賣了去，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你對於他的價錢再不答應，恐怕將來，哼哼！想一千塊錢都賣不到哩！」

「好，好，就是了。我準於明天就賣，你給我半個罷。六爺！」

那個煙鬼拿了半條煙，眼睛向他狠狠的瞅了幾下，然後再把那半個煙擲到他面前。他得了這黑黑的小東西，便如受了聖賜無價之寶，那般榮幸和歡喜，立刻便換了一幅稍帶笑容的面具，拿了那個煙，用煙杆插上向火上烤烤，又向手上滾滾，後就安在煙斗上，如吞雲吐霧的樣抽了起來，剎那間那個小黑的東西就銷於無形了。接着就拿起面前擺着的一盃冷茶，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隨時由鼻子裏冒出來兩條縷縷的白烟；然後他用手摸摸臉上的淚痕，懶懶地站起來向外邊走去了。

沒有幾天，果然他就把他的母親妻子和小孩帶了出來，住在一所破廟裏。他那巍峨、堂皇、美麗、莊嚴、精彩的一片樓房和物產，完全不歸他主管了。

在過去的時候，他母親和妻子，曾用許多的方法來規勸他，以至用很嚴厲的手段和他吵鬧。但結果終於是罔效和失敗。又過了幾個月，他母親受着生活的艱難，疾病的纏磨，便去和義方作伴去了。他妻子帶着可愛的小孩，只得代人家做工，洗衣，以謀生活。而他呢，自從得了賣家產的兩千塊錢，除了中人的剝削，和還煙賬之外，所剩的不過寥寥幾十來塊錢，而又經過這幾個月的光陰，他不但沒有餘錢，反而又欠人家三十來塊了。

這是一天的早晨，他正在馬路上走。

『喂！小吳，那件事你答應不答應？若是不能成功，那末，對不起，你還要趕緊想辦法咧！』這是一個煙館的館長，招着手向青年帶着壓迫的口吻說。

『那件事，那，那恐怕不能辦到。這樣吧，我明天準於還你就是了；上次欠你那麼些都還你了，難道說這幾塊錢就少了你的不成？』他搖着頭，帶思連想，猶

豫不決，啞噤着嘴，謙恭下意的說。

『喂！你不要明天還後天還的，現在不還就是不行！還，還，不還就是不行！』那個煙鬼向他伸着手，很嚴厲的說。

真巧喲！他的密斯罌又來了，無形中和他逗趣，握手；而他實在是受不住了。立刻就把他那無味的舉動，——呵欠懶腰鼻涕等——一樣一樣的完全表演出來了。同時他心裏便起了急促劇烈的戰爭：『要是允許呢？那實在太難堪了，自己的妻子，很容易的就送給他人，……那未免太不是味了，綠帽子不容易戴呵！況且代價是那樣的少；要是不允呢？他立時就得要錢，而罌女士又對付不過去。』結果允許的心，戰勝了不允許的心。

『唉！……好吧，我算答應了，不過你還要找我一百塊錢。』

『找你一百塊錢？那可不行，三十來塊大洋還少嗎？你要不願意，那你就還錢好了。』

『這樣吧，幾十塊好不好？』

『哼！……』

『幾塊錢？』

『……』

『幾個煙泡？』

『那好罷！』

於是他跟着那煙鬼子，走到煙館裏，吃了幾口煙之後，煙鬼子就催着他回去。這時他真無法了，只得回到破廟裏，迎頭便看見他和靄可愛的妻子，正在那裏洗衣服，可愛的小孩，正在那裏弄水。

『乖乖！』他走到他的小孩背後，抱過來接了一個吻。然後，裝出可親善的面孔，這樣叫了一聲。

『今天我的朋友家接你哩！人家很看得起我們，你應該要去一趟，這時我可以帶你一陣去，也不要換衣服，把洗的衣服擱下就行了。去，我們就走吧！』他向他很賢惠慈淑的妻子，這樣詭說。

『去？那裏去？見閻王呀！』這是她見他就想死，而因為可愛的小孩的留戀，而沒得死的妻子，很難過的說。

他站在那裏，用很多的花言巧語，勸他的妻子去；而他的妻子終於不答應。他於是懶懶的便走出來，又到煙館裏，向煙鬼子說道：

『剛才我回去叫她，她終不肯來，任你如何的哄她，她也不來，這叫我怎麼辦法呢？』

『不來？不來就算了嗎？你看吧！怎樣辦就怎麼樣辦！』

『這樣吧，現在我寫一張賣字，畫押給你，你可以派人去把她弄來。不然，那我是沒有辦法了。』

『好，好，好，你寫罷。』

於是他就寫好了一張賣字，畫了押，交給煙鬼子。煙鬼子接了字，立刻就派人去抬。當然，一個懦弱的婦人，怎能抵抗得住這些武夫呢？於是嗚咽吶喊的把她和小孩一齊抬到煙鬼的家來。這時她才曉得上午她丈夫說有朋友家接她，原來就是已

將她賣掉了。她處在這個時候，想着父母也死了，丈夫是這樣的情形，古人說：『婦有三從，從父、從夫、從子，』現在既然丈夫不得從，只有小孩子是點希望了。但是他年紀還很小，將來成人與不成人，是好是壞，現在也難以卜決。況目下已是入網之魚，身既屬於他人，當難免他人的侮辱，或……，所以她想到這裏，心中好像刀刺油煎一般的難受，想想實在沒有一點偷生的價值了，只得唯有一死；但是又恨沒有機會。真是「上天無路，下地乏門；既生不得，欲死難能」呀！

恰好，她的死神降臨了。在晚上別人無意都走出的時候，她便乘空拉着她可愛的小孩，慢慢偷步的溜到一間孤燈昏暗不明的廚房，好容易摸到了一把切菜的小白刀。

『媽你幹什麼？我餓的很了！』可憐的小孩說。

『……………』

『你，你爬下！』她很難過不忍心的說。

她於是蹲下了身子，按着她的小孩；一隻手摸着孩子小嫩細、溫軟、柔滑的頸

項，一隻手拿着刀一舉一落，一舉一落的幾次。她實在不能再忍了。那充滿悲哀、淒涼、慘痛、可憐的熱淚，如傾雨、瀑布一般的奪眶躍出了。最後她用沒有勇氣的勇氣，硬着手腕，咬緊了牙關，閉上了眼，用那堅決慘無人道的狠心！才把她活潑潑的精神充裕十分靈巧可愛的天真爛漫無罪過的親生孩子，一切一降，喳哇一聲的把他的頭和身子截到兩處了！那小小團圓毛生生的頭顱，如足球似的在地上滾着！在那微微的昏影中，可看出他小智敏有光灼灼的眼睛，正在緊緊的瞅着他那狠心的媽媽！小嘴雖然還一張一張的動，但是因為他氣力不能夠達到，竟然把他所說的話，而不能夠說出了。呀！……這是多麼可憐喲！叫人聞之酸鼻思之痛心啊！她實在不忍再看他了，便用那解決她孩子生命的刀，向着自己的頸部，拍達、拍達的砍了幾下，但只見冒血滴滴的，而沒有砍死。後來她就負着創痛，如拉大鋸似的，由頸的側面，鋸了幾分鐘才傷了動脈管，血如流水般的淌出，以至亡了她的命。同時她母子的血，立刻集成了一個小小的江海。當時這家的人，不見了那娘兒兩個，便四處張羅，最後就在這廚房裏，發現了他倆的死屍。煙鬼子看見，只得認着倒霉，

把他倆抬出埋了。而青年呢？雖知道他良善的妻子，和心愛的小孩，已經雙雙的慘死了；但是人已不屬於他，也就沒有什麼話說了。至於他的烟呢？人家知他已沒有一點指望，便也就不賒給他了。而他對烟呢？也實在沒有一點辦法來脫離牠，所以烟癮要來的時候，只得偷、扒、拿去變錢來維持他。現在既談到了扒，那實在是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有一次，他被罌女士逼的真到萬分無可奈何了，他只好去做他扒的工作，但是在這青天白日之下，很難以找到一個機會。這時他走到P街拐，W街堂的門口，恰好遇見一個提馬桶的婦人，向那傾倒馬桶的地方去，便注了意啦，慢慢地跟着那個婦人走到倒馬桶的所在，眼巴巴的在那候着那婦人把馬桶倒過了回家提水來刷洗的時候，他就乘着這個間隙，看看那個婦人，已經走得看不見了，又看看那個馬桶，便很快的伸手把牠提着，彎彎曲曲拐了幾個灣，到了一個污水池塘跟前，他把牠擺在水裏刷刷，然後就到一家破茅菴的門口。

『大嫂子，這位老大嫂！可要？二百錢！這還是新的哩。』他向着一個茅菴裏的中年婦人，這樣巴結似的說。

『放屁？那值嗎？給你一百錢，你要賣就賣，不賣就走開些！』

『好，好吧，你把錢拿來罷。』他遲鈍了幾時，猶豫的說。

他接了這一百錢，於是就如鬼催的樣，跑到一家烟館裏，買了一點烟，并不用烟燈和槍了，就使一口茶底子，便把牠送下去了。

有一回，他翻過牆頭去偷一家的衣服，衣服還沒有偷到手，便被人家發見了。當時把他捕到，捆吊起來，乒乓流星似的打得鼻青眼腫，肉爛血流，然後還把他送到公安局，打了幾百戒尺和板子。這大概是他一件很平常的事，於是不覺意的押了幾個月，他又出來了。至於這次的被打，大概是較重了些，很感到一點苦。所以他此後對於偷扒的工作，便不輕易的去幹了，但他偷既不敢偷，扒又沒得扒，於是就在街上，只要遇見熟識的人，便牢牢的跟着，伸手乞錢；而對於生人或穿得衣服漂亮些的人，也是這樣。所以S向我說，他這幾年來，差不多每個禮拜，對他都要損失幾文。

我們這天遇見了他，大概又是向那家……

又過了幾天，我在S街拐那天遇見他在看畫報的欄裏，發見了一張佈告。呀！佈告上的事原來就是：「吳青年私服竊販海洛英！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已在法場執行槍決！」唉！這是「誤青年」的下場呵！

十二，五，一九三三。稿成於蚌山

晚上

无·我·

太陽沉到西面的湖水裏去了，天光也便漸漸地隨着暗下去，淡……黑……深黑了。

這時已到了秋天了，四面都不時的發出一些秋蟲的憂鬱的，哀憐的「唧唧」或「嚶嚶」的悲鳴聲，孤獨的我，慢踱清風路上，心弦不由得受了牠的撥動，而止步聆聽着。

「哦！這是壓榨出來的聲音嗎？這是牠生命的將要告終時的悲吟吧？牠是爲着蘇北數十萬的災民的可憐而傷心嗎！抑是牠看不慣這世上的一切的偽詐，厭惡這黑

暗的世界，污濁的人心而不願再無益的生着了，是牠自殺前對着那些貪生夢死的人們的一個忠告呢？……」我不住的這樣的想着。——似呆了。

我又輕輕地移動了兩步，這時黯淡的天空，已懸掛着一輪圓整的明月，還有許多閃爍不定的小星，也在伴着她——月——照耀着這已入黑暗中的人間，以致於大地上的一切了。——啊！一切都沉寂在這黯淡的月光中了。

她的黯淡的光芒，射透了路旁的柳葉，而從葉的空隙間映到地上，而成爲無數的淡白點了。一陣微風吹來，輕輕地拂過柳梢，更撥動了樹葉；那地上映着的白點，便也隨着而蠕動起來。這是何等的溫柔而動人情致的景色呵！

遠客他鄉的我呵！你的可愛的故鄉依然還好嗎？你的慈祥的父母而已經衰老的父母依然的快樂着嗎？唉！你的可愛的故鄉喲！恐怕已在水中了，變成小島了。你的慈祥衰老的父母，恐怕不能快樂了！想是一定充滿了愁苦，同時更爲你愁着。啊！我的前途喲！……茫茫……

『劈拍……』一陣聲響，把我的稚弱的心靈猛擊一下，『有土匪嗎？』我以為是槍聲，因為我在家是時常聽到的，但是在此地却又罕聞。這時我的心裏生起了一個疑問：『真的是槍聲嗎？』忽而『劈拍』聲又四起，我思索一番，忽仰起首來，注視着天上的明月。『哦！原來今晚已是中秋了！我的可愛的故鄉啊！又將如何呢？！……』

『院子裏……談笑……歌唱……吃月餅』，這等中秋賞月的一幕一幕的影戲，像是不住的在我的眼前開演着。——更演到我的十年前的生活的一幕了。

那晚也是今晚，一個潔淨的小院落裏，擺了一張桌子，四周坐滿了高的、矮的、大的、小的不同的人，說着笑着，真快樂至極矣！

剛自外歸的俊哥，撥弄着他的月琴，更拉了一氣胡琴，那時我還不過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知道甚麼？後又叫跟着唱，祇知道快樂，快樂！這等的快樂啊！如今到那裏去尋呢？可愛的哥哥呢？已做了十年的地下鬼了，他已永久不能再和這黑暗

的世界，萬惡的人類相見了。——或許那裏是一所快樂的洞府！

『駿哥？你近來還好嗎？我祝你永遠健康！快樂！』我跪在地上不住的爲他祈禱着！……

雜

俎

梅傲軒詩話

龍·世·俊·

閨詞三百首中。有一絕句云。『惱煞青山怨子規。風前雨後幾淒淒。如何只繞深閨樹。不向遊人醉處啼。』此與『悔教夫婿覓封侯』句之意相同。蓋亦清怨絕倫矣。

偶讀蘇曼殊詩。有弔十三齡之女郎一首云。『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清怨絕俗。然蘇年卅八謝世。此詩讖耶。足使後人而哀後人也。蕭山毛奇齡先生嘗讀蘇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憐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余曰。此不盡然。蓋鴨常游水矣。以所近得先知。不然則鴻鵠鳥雀之類。豈有不知耶。或曰。毛子醉後之談耳。此則又一說。

杜子美恨別律中。有『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其步月看雲。有何等神傷之慨。

余每逢精神疲倦之時。頓抱悲觀。起讀『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句。則熱血潮湧。有不可一世之慨。詩之感人深矣。

近來秋雨連綿。昨始放晴。偶登天台。一賞雨後風景。遙望遠山。千峯欲動。方悟杜紫微『雨餘山態活』句。真有傳神之筆。

李太白詩『朝辭白帝采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今年二月間。余自粵歸。由撫河買棹。經平樂陽朔。而至桂林。日看兩岸山景。千峯拱抱。如朝如來。夜聞鶴鳴猿啼。如怨如訴。乃知李詩非臆斷實寫生也。非親歷其境者。不足與言也。

余嘗讀隨園詩話。有良鄉題壁詩一律。每於無聊時。常誦其『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之句。以抒懷抱也。

詩中有從對面落筆。描出本事。最足令人醒眼。如杜甫詩曰『巴童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籍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均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鐘也。

『寓形宇內一蜉蝣。欲變梅仙幾度修。羈足紅塵殊懣悔。傷心往事徒添愁。吳宮花草今何在。

晉代衣冠尙見不爲彈爲輪憑造化。鼠肝蟲臂也隨休。『大地茫茫一夢區。悠悠千古有誰知。童顏難把黃金駐。老病空餘白髮隨。流水落花驚不返。名韉利鎖苦奔馳。惜他劉阮天台客。忽念思歸哭太痴。』『茫茫大地悵何之。如夢浮生幾個知。有藥難醫權貴病。守財堪歎世人痴。石崇家破千秋恨。韓信獄冤萬古悲。嘆盡俗塵多鬼蜮。一聲長嘯感天低。』『漏盡更殘月向西。城樓鼓角響聲悲。一年又度一年曆。百歲難逢百年耆。彭祖壽高今在否。顏淵命短復何如。茫茫千古渾同化。荒塚纍纍草木萋。』此四律爲栗公漢苑感世之作也。世之與草木爭榮。曾不知老將至者。讀此可作歸計矣。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此杜陵詩也。刻畫清秋景象。令人景仰不置。誠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

仲燭亭薦館蕪湖。札問脩金幾何。不答。寄古樂府一首云。『託買吳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慣。尺寸細思量。』此從對面落筆。假妓女而描出本事。此詩中絕技也。

家父聞普。別號梅痴。工詩畫。終日以吟詠爲懷。常與謝師用枚相唱和。然多散佚。無從輯錄。茲

於舊篋中得其閱世有感一絕云。『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萬事皆成蕉鹿夢。個中誰辨假和真。』實頗能見道之言。又步謝師春柳韻云。『三眠三起總傳神。烟雨樓臺別有春。龍爲多情添別緒。灞橋揮淚贈行人。』『白板橋頭金縷多。依依裊裊鎖關河。行人但願垂青眼。那管長條著地多。』亦幽怨之致也。

蘇曼殊詩余最喜讀。同學連床者嘗謂余夢話中尤吟咏其詩。其本事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有懷云。『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恨何限。指點荒烟鎖石城。』東居云。『誰憐一闕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疏鐘紅葉墜相思。』吳門依易生韻云。『年華風柳共飄蕭。酒醒天涯口六朝。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卽此數首。可窺其全豹。曼殊上人稱之爲詩僧。不我欺也。其胸懷之洒落。足以爲僧人冠。

春光書屋聯話

范慕常

名勝聯語大抵憑弔古人。追懷往史。或流連景物。自道生平。如林鶴年題林處士巢居閣云。『

公去幾何年。留存半角閒亭。權與寒梅成眷屬。『我來數千里。憑弔孤山環上。好從明月認前生。』諸暨縣西施故里祠廊有聯曰。『生長西施外家。忠故主。孝邁親。是中國無雙奇女。』
『關懷東周大局。沼強吳。興殘越。真全球第一偉人。』其二曰。『莫說錢塘蘇小是鄉親。請言其上。』
『但稱浣水西施是美女。何足傳真。』歸真處聯謂。『託身居浣。明志殉江。一死還太空。在山固清。出水依然不濁。』
『奉命進吳。功成退越。五湖侍老母。於親爲孝。於國益見其忠。』
『蓋西子後爲殉母死也。』

祝賀之聯佳者每不易得。如李笠翁賀生於七夕居百花巷者云。『七夕是生辰。喜功名事業從心。處處帶來天上巧。』
『百花爲壽域。羨玉樹芝蘭繞膝。人人占却眼前春。』張元濟壽康南海云。『形其量者滄海。』
『何以壽之名山。』均屬可讀。

輓聯以親切真摯情文並至爲貴。黎虞廷輓黃孺人曰。『十一年交謫無聞。雖對泣牛衣。仍是團圓況味。恨今日窮愁更迫。贖七齡弱女。五歲痴兒。百感茫茫。我未成名卿先死。』
『廿六載塵緣太速。念相莊鴻案。誰分奉養勤勞。歎平生職責未完。有白髮翁姑。青燈嫠母。兩情惻惻。存猶抱憾沒何安。』
趙甌北輓畢秋帆云。『羊祜惠猶留峴首。』
『馬援功未竟壺頭。』時值畢

總制兩湖勦捕流寇。未竟功而卒也。近有同學某去世。吉茹居士輓曰：『追歡北里。採補求仙。堪稱有志竟成。果證功圓隨蝶化。』『絕響塵寰。風流買醉。何若無心生趣。魂孤影隻逐燐飛。』聯雖平常。處詞確妙。

題贈類聯。不乏名作。若曾國藩贈胡林翼云：『舍己從人大賢之量。』『推心置腹羣彥所歸。』朱竹垞贈顧寧人云：『人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

嘲諷聯亦頗有可取者。有仿雲南大觀樓聯。吸烟者云：『五百兩烟泥。賒來手裏。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窮。看越誇黑土。楚重紅瓢。黔尙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變色。不妨請客閑評。趁火旺爐然。煮就了魚泡蟹眼。正更長夜永。安排些雪藕冰桃。莫孤負四稜響斗。萬字香盤。九節老槍。三鑲玉嘴。』『數千金家產。忘却心頭癩發神疲。笑滾滾錢財何用。想名類巴菰。膏珍福壽。程傳罌粟。花號芙蓉。橫枕開燈。足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烈潮寒。縱妻啼兒怨。都裝作天聾地啞。只剩下幾寸囚毛。半邊肩膀。二行涕淚。一副枯骸。』有套城隍廟聯爲烟館製。聯云：『任憑爾無法無天。到此大癩發時。還有力否。』『須知我不賒不欠。且把長槍放下。快

數錢來。」

某省苛捐雜稅百出。有人恨爲聯曰：「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昔某官貪污極點。人民困苦萬狀。去職時。有好事者爲作一聯云：「早去一天天有眼。」再留此地地無皮。」可謂善形容者矣。

客歲在京。參觀成美中學校。時值國曆新年。見學生宿舍門上。有用紅紙大書聯云：「抱獨身主義。」度可憐青春。」此聯雖不奇。但由此可以窺得該校學生之一般矣。

音韻諧和之聯。出諸舞勺兒童口者甚多。如明時解縉對：「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曰：「杖量地面。地長杖短短量長。」又某兒之父。因元夕無月。出一聯云：「上元不見月。點幾盞燈。爲乾坤生色。」某兒隨口對道：「驚蟄未聞雷。擊數聲鼓。代天地宣威。」均極自然可誦。

奇巧對聯。美者更屬常見。若「閨閣閉關。閒闌關開門問。」「客官寄寓。寒窗寂寞守空宵。」「三女同姦。二女皆由一女引。」「五人共傘。小人全仗大人遮。」「若不撇開終是苦。」「金無兩點不週全。」「冰凍酒一點兩點三點。」「丁香茶百頭千頭萬頭。」又若「八刀分米粉。」有人對之曰：「古文故人做。」至「千里重金鍾。」則係舊對也。

有某夫婦因過廢曆年而打架。於是有人撰一聯曰：『夫妻打架。夫說夫有理。妻說妻有理。』
『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頗爲傳誦一時。昔更見有將『尹公他駝孟姜女之
女。入張子房之房。非奸即盜。』對以『閔子騫牽冉伯牛之牛。耕鄭子產之產。爲富不仁。』者。
亦屬巧妙可笑。

年齡新測法

顧仕義

本刊第六卷第一集也曾有人做過「測年齡」的遊戲，此地不過是借用其名義而已，至於內容，是從劉薰宇先生所作韓信點兵一文中間變化而來。

讀者！你要明白這個方法，先找一位朋友來做試驗。第一次你問這位朋友在幾年後，他的年齡是三的倍數，假使他說是一年，那麼你就翻開下面的測法表，在 Q_3 行中有個『壹』字，即是他的年齡。必定在『壹』字的大橫排裏。再問：『幾年後你的年齡是五的倍數？』答：『三年。』即其年齡必在 Q_5 行中III的橫行裏，不過這個III橫行是指在『壹』大橫排裏的III橫行而言。又問：『過若干年而你的年齡爲十一

之倍數？」答：「五年。」即其年齡在 q_{11} 行中V的縱行裏。現在好了！「壹」大橫排中的III橫行與V縱行之交為十七，你的朋友一定是十七歲了。這樣用不着耗腦筋的測法，自然是十分容易。然而下列數端，却還占着特重的地位。

A.這裏所問「幾年後」或是「過若干年」的一類話，是指最少年限而言。例如十七歲的青年，一年後其年齡為三之倍數，四年後其年齡亦為三之倍數，可是只可說是一年後，而不可說四年後，因為一年是合乎所問條件的最少年限。

B.假如其現有年齡恰為三的倍數，就可說是在零年後其年齡為三之倍數，故須在「零」大橫排裏去找。餘可類推。

年齡新測法表（一百六十四歲以內之人適用）

0	q_{11}	q_5	q_3
0	0	零	
66	IV		
132	III		
33	II		
99	I		
55	0	貳	
121	IV		
22	III		
88	II		
154	I		
110	0	壹	
11	IV		
77	III		
143	II		
44	I		

集七第 卷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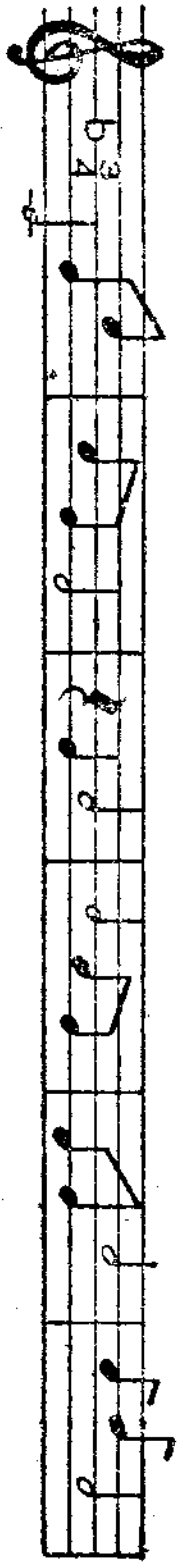
冤家曲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120	75	30	150	105	60	15	135	90	45
21	141	96	51	6	126	81	36	156	111
87	42	62	117	72	27	147	102	57	12
153	108	63	18	138	93	48	3	123	78
54	9	129	84	39	159	114	69	24	144
10	130	85	40	160	115	70	25	145	100
76	31	151	106	61	16	136	91	46	1
142	97	52	7	127	82	37	157	112	67
43	163	118	73	28	148	103	58	13	133
109	64	19	139	94	49	4	124	79	34
65	20	140	95	50	5	125	80	35	155
131	86	41	161	116	71	26	146	101	56
32	152	107	62	17	137	92	47	2	122
98	53	8	128	83	38	158	113	68	23
164	119	74	29	149	104	59	14	134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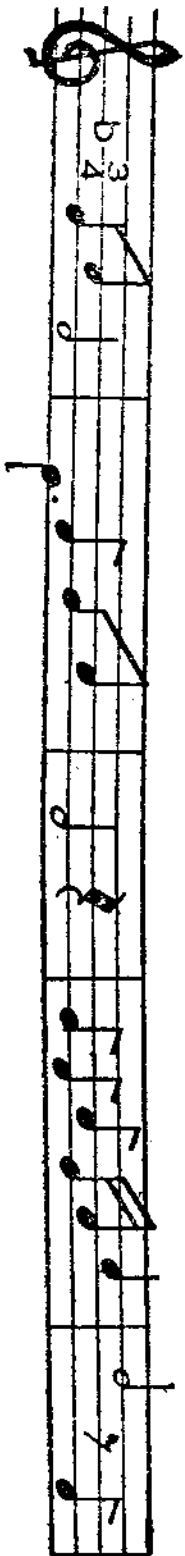
衣萍
治安
作曲

雜
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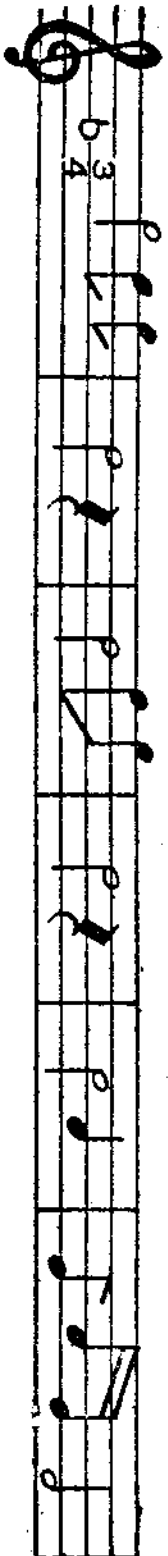
一〇



還 不 曾 瞧 着 那 冤 家， 爲 甚 那 麼 朝 朝



暮 暮 想 着 他？ 就 刻 骨 的 相



思 有 甚 差！ 他 要 來 也， 儂 病 着；

廣告價目表

地位一	集五	集十	集
底外	五〇元	二二五元	四〇〇元
封內底內	四〇元	一八〇元	三二〇元
普通全面	三〇元	一三五元	二四〇元
普通半面	二〇元	九〇元	一六〇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價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費	國外二角五分	二元五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各省專用郵票不收

每月一集 · 全年十集 · 暑假寒假停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八卷 第七集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杭州 重慶 西安 成都 哈爾濱
廣州 常州 汕頭 無錫 廈門 星加坡

南京 北平 瀋陽 開封 信陽 天津
濟南 漢口 長沙 徐州 安慶 南昌

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郵購處

為內地讀書界忠實服務

代購各家圖書刊物

全上海各大書局各雜誌社，出版各種圖書，各種定期刊物，本局郵購均可代辦，代定，悉依其門市折實售價為標準，較直接購買，尤為妥善。

本版圖書免收寄費

內地顧客，如向本局郵購本版圖書，不論多少，一律免收郵費及包裝費，一元以上，免收掛號費，惟代購外版圖書，郵費照加。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內地郵匯不通之處，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二角以下為限，蓋有某省專用戳記之郵票，及不顯蟻紙致不能揭開者不收。

辦理迅速包紮堅固

惠購各貨，均經三人以上負責檢點，並以最新捷之方法，使信到後八小時內立即付郵，包紮堅固，上下均觀防水厚紙，絕無潮濕或破爛之虞。

如承委託調查出版情形，刊物內容，敝處力之所及，無不樂為服務，並不收取任何手續用費，敬請注意。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啓